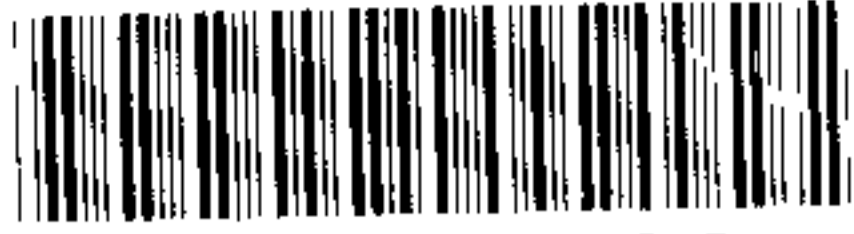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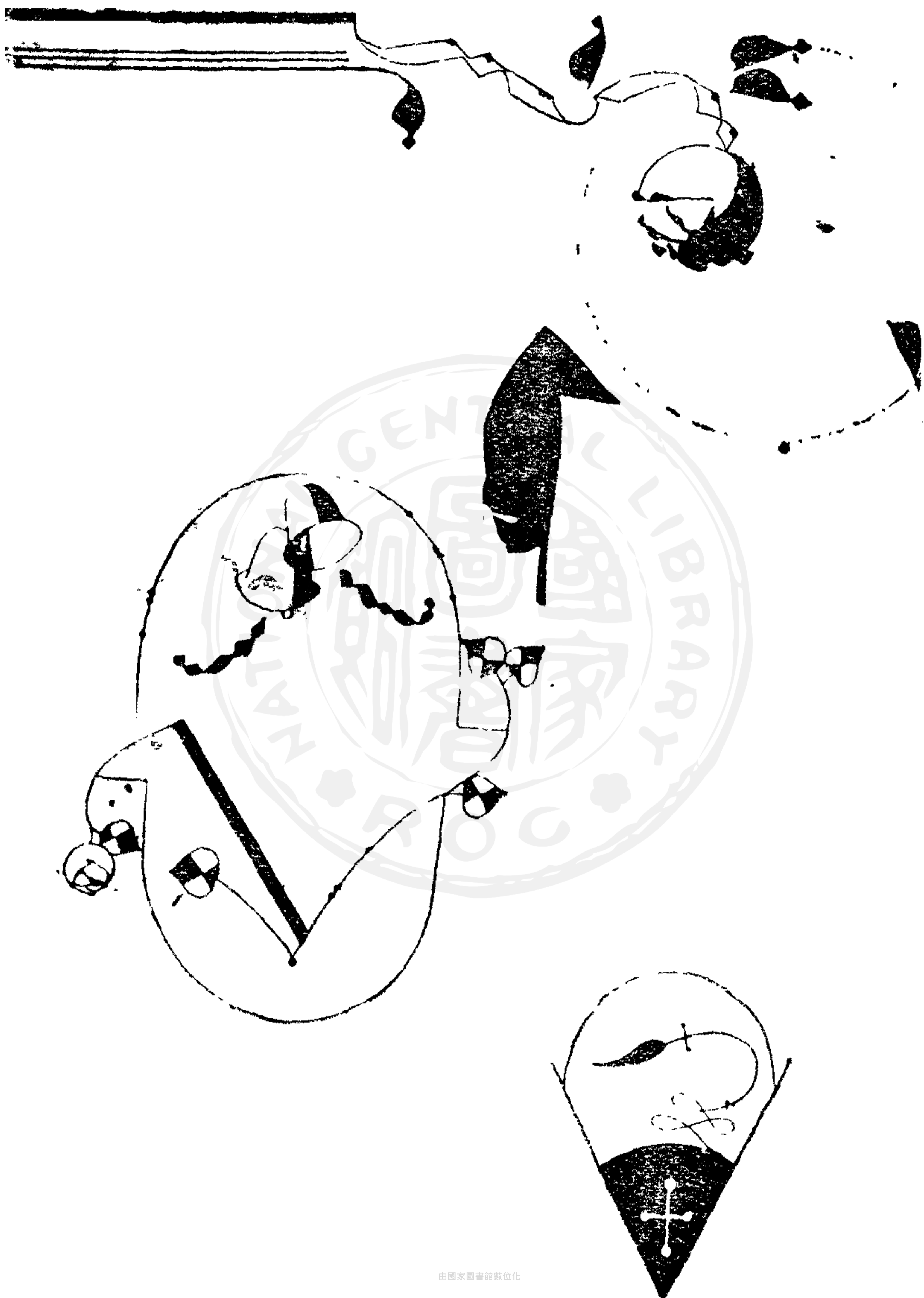
004052090

吳殊全集



1928

階





井田 俊東



INTERNATIONAL LIBRARY  
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曼殊全集

柳亞子編



848.2

8887-5

17

211

---

序 第 一 頁

---

## 蘇曼殊全集序

曼殊的著作，散逸的雖是極多，流傳的也尚不少。把這些流傳的加以整理，一方面又搜到些遺失的作品，這樣就成了我們編輯的曼殊全集。

從父親的曼殊作品表上看來，我們知道曼殊的散失作品，至少尚有十多種，我們所搜集到想刊印出的也僅祇有半個全字。我們真是不能滿足，爲什麼這些的作品，總究是闕而不現，至今還未能發現出。可是，從別方着想，有了此一部比較可滿意的集子，能獻呈于現今的出版界上；這一點，我們也覺得能稍稍安慰的了。曼殊的遺著，單行本不算外，有周瘦鵑搜印的燕子龕殘稿，段菴旋編印的燕子山僧集，盧冀野集印的曼殊說集；而末一本的曼殊說集已很少流行。周本

(I)

國家圖書館



004052090

---

## 序 第 二 頁

---

自有他相當的價值；段本除了翻印周本，加以斷鴻零雁記，拜輪詩選，新式標點及許多錯誤外，此外並無別的特長處。因此，在愛讀曼殊作品的人增加，而曼殊著作之可搜集者尚無善本時，我們就編成此部曼殊全集，竟大胆的冠上了這個全字；想，這樣曼殊作品的搜集或者可暫時告一段落，雖則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全字不是最後的全字，陸續的以後也許有曼殊作品發現。

全集的計劃共分曼殊著作及附錄兩部，裝訂成五冊，附錄是曼殊友人寄贈哀悼之作，及後人研究曼殊的文字。曼殊自己的著作佔三冊，現在略把此中的內容縷述如下：

第一冊材料較龐雜一點，由父親親自編就并抄錄。內共有四集，1.詩集 2.譯詩集 3.文集（序跋類與雜文類） 4.書札集。曼殊的詩最淒麗清新，也是最難



---

### 序 第 三 頁

---

搜到。我們現在所搜到的，比燕子龕殘稿（燕子山僧集全抄殘稿，故不另提及。）多七首，雖僅是寥寥幾行，然而我們還是覺得十分尊貴。譯詩加入了原文，以便對照些，並且也比較多幾首。曼殊的文章，除儘量加入許多段畫跋外，比殘稿多十餘篇，其中也可約略看出曼殊少年時的熱誠。曼殊的信札最雋永有味，我們雖比殘稿多加了四五十封；但是還覺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為除不少遺失外，也有許多暫時都無法借得。在編排方面，于分類中我們按照年月，曼殊的詩文並附有父親的年月考證，書札上寫明寄發的地點及年月。這樣可便于參考，便于閱讀。

第二冊是雜著集及譯小說集。雜著有燕子龕隨筆及新發現的嶺海幽光錄。隨筆凡登載過七八處，各有不同，我們爲參校各種訂定。譯小說是慘世界及娑羅海濱遯跡記。此記從英譯本印人 Gnochha 所著的小

---

## 序 第 四 頁

---

說轉譯出，其中對於白人虐待印度人的淫威，和所激憤起的印人愛國思想，都描狀得十分淋漓痛暢，譯筆也比慘世界清達得多。

第三冊完全是小說集。此中的小說，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六篇。天涯紅淚記，非夢記，市上很少有流傳；絳紗焚劍兩記雖被段菴旋擯斥于曼殊作品之外，但現在我們已確證為曼殊所著無疑。斷鴻零雁記由父親參照了太平洋報本，廣益初版本，及以後各本校正，誤處既更正了不少，于圈點方面亦間有異同。我又把各篇加新標點，分段落，為功為罪，尙未能知。

第四第五冊全為附錄，由父親一手編寫成，材料尙充足。而于友人方面有關曼殊的詩文，搜集得特別豐富。這些工作是從前沒有人做過的。

因為畫集想另行精印出版的緣故，全集內不擬

---

## 序 第 五 頁

---

多放插畫。至于曼殊的照片，則擬全部印入，他與朋友的合影插入第五冊附錄內。曼殊的手跡，可印出他的書札多封。此外與曼殊有歷史關係的地方，如西湖孤山的墓塔，上海的廣慈醫院，廣州的各處寺院故蹟的照片，亦擬儘量刊入，倘使能够攝到。

此書由北新書局印行，第一冊即將付印，不過全集卷帙浩繁，共一千五六百頁左右，要五冊出齊時非一年後不能辦。裝訂排印方面一切都由我提擬，并商得書局同意，大約還可當得精美二字。至于僅曼殊自己的作品（附錄除外），想多印五十或百部，用皮面金字裝成極精美的一冊。

爲了此書的全部都是重新抄繕過，由父親編錄，由我加標點，因此不得不遲遲的到現在始付印。

關於曼殊的作品，除全集外，已印就或將印就的有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曼殊逸著兩種（娑羅海濱遜

---

序 第 六 頁

---

跡記，嶺海幽光錄)，及做宋的蘇曼殊詩集。上面的一種可作為全集的參考書。

陳林率君子裝訂及種種方面給與不少的幫助，陳寅恪先生為解釋許多梵文疑問，沈尹默先生允為題字，周作人先生承為校閱一過，我對於他們及別的熱心贊助諸君，都是無任感激。

曼殊的全集行將出世了，我做完了這近一年的工作，鬆下負擔，講道：

“飄零的詩人呀，這裏是你安寢的墓塋。”

一九二七，四，三，

柳無忌於清華大學。

## 蘇曼殊全集總目

詩集	第一冊
譯詩集	第一冊
文集	第一冊
書札集	第一冊
雜著集	第二冊
譯小說集	第二冊
小說集	第三冊
附錄上	第四冊
附錄下	第五冊



蘇曼殊全集第一冊目次

蘇玄瑛新傳	一
蘇曼殊年表	一一
蘇曼殊作品表	一九
曼殊詩年月考	二五
詩集目次	三五
詩集	三九
譯詩集目次	六九
譯詩集	七一
曼殊文年月考	一一一
文集目次	一一七
文集序跋類	一一九
文集雜文類	一五一

---

目次第二頁

---

書札集目次	一七三
書札集	一八一
後記	三二七





## 蘇曼殊全集第一冊插圖目次

銜板「蘇曼殊全集」字	序一前
曼殊大師僧裝像	新傳前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	全 上
曼殊詩墨跡	四七
調箏人小影	四九
拜輪像	七一
曼殊譯詩墨跡	九一
曼殊遺畫	一四五
曼殊手札一	二二三
曼殊手札二	二五三
曼殊手札三	二八七
曼殊手札四	二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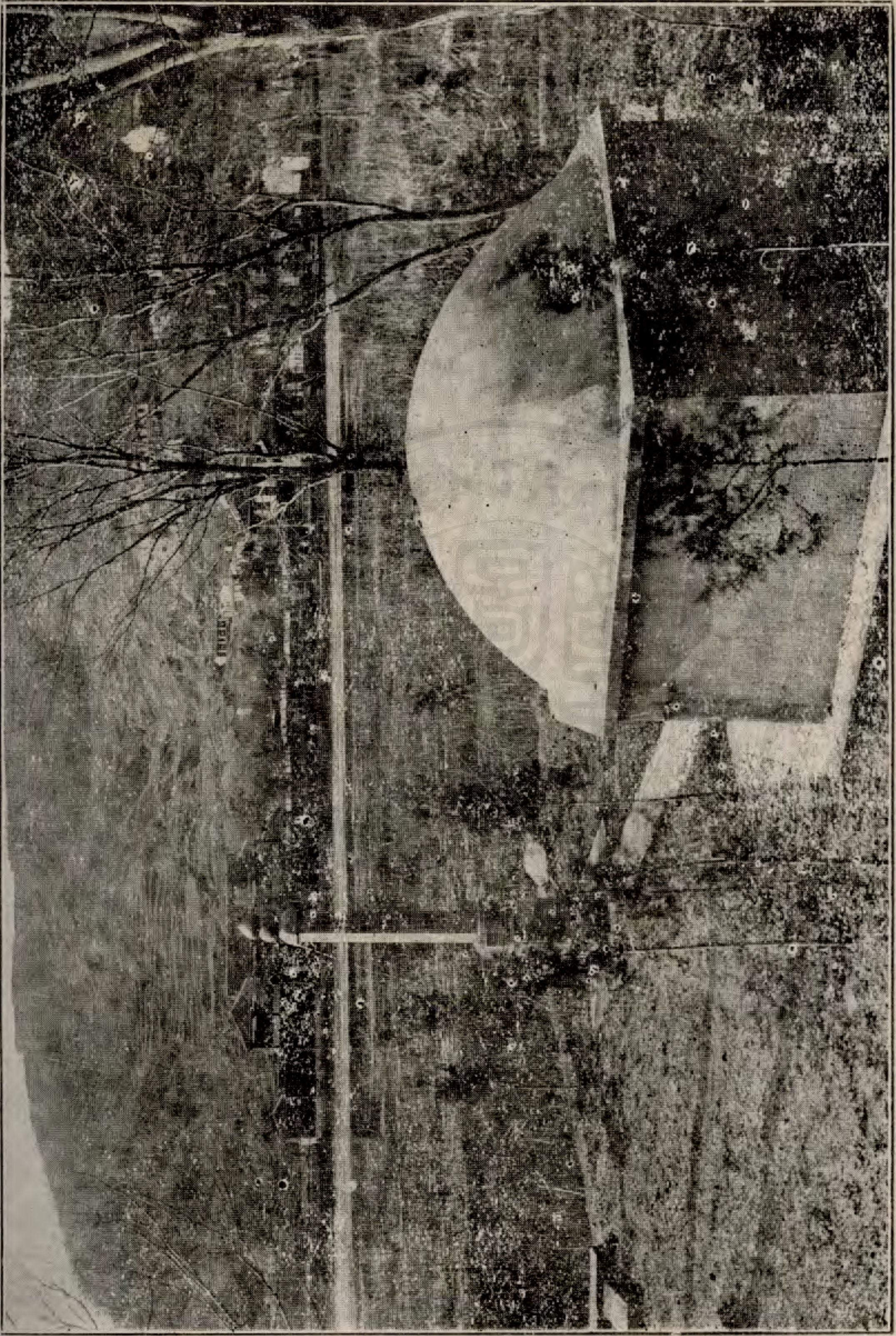
曼殊大師僧裝像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一





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二





## 蘇玄瑛新傳

余曩草蘇玄瑛傳，荒略過甚，意不自慊，屢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檢故篋，得日本僧飛錫所爲潮音跋，叙述玄瑛家世，乃與平昔所聞大異。跋爲玄瑛手書見畀者，宜無刺謬。又有說部斷鴻零雁記，世稱玄瑛自傳，雖寓言十九，亦頗資節取。因穿穴之爲新傳。而餘杭章氏所撰曼殊遺畫弁言，亦間及焉。不足，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暨余所親知灼見者。庶無俗語不實，流爲丹青之憾已。傳曰：蘇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

## 新傳第二頁

子梵梵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蘇固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婦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異類，羣擯斥之。卒分貲遣就外傳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湘頗善視之。學二載而假父亦歿，復返於家。則蘇婦遇玄瑛益虐，雖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亦爲所沒乾，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由是玄瑛轉輾貧困中。年十二，遂爲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鬚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刹。亡何，以師命歸廣州，值長壽寺已被毀，乃東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無

---

### 新傳第三頁

---

所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竟學。則思爲遠遊，發摠其意志。得故師莊湘資助，整裝之暹羅，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歸入杭州西湖靈隱寺，著梵文典八卷，自爲序。旋至滬上，從陳獨秀，章士釗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譯法人翬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閭大夫。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校。尋重遊暹羅之盤谷。時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立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講盤谷青年學會。旋赴錫蘭，駐錫菩提寺。暹羅古稱扶南，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師子國也。乙巳，之秣陵，會池州楊仁山居士方創砥垣精舍，招立瑛及李曉墩爲講師。立瑛盡瘁三月，得唾血疾。東歸，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循陔之餘，唯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

## 新傳第四頁

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丙午，輯文學因緣二卷成，自爲序。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懷寧鄧繩侯。已復之秣陵，主講陸軍小學，識丹徒趙伯先。旋以病起胸膈，遄歸將母，譯拜輪詩選成，自爲之序，則在太平洋舟中也。丁未，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劉師培爲天義報，倡無政府主義，邀玄瑛同居，刊其畫於報端。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績事，號稱女弟子。震爲玄瑛輯畫譜，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爲序，震爲後序，將付梨棗。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羅罕學士暨炳麟，師培爲序，獨秀爲題詩，震爲題偈。願咸未集事，僅於天義報刊其序跋諸作而已。別取文學因緣刊布之，亦僅成其半。戊申，刊拜輪詩選成。復廣爲潮音一書，卽遂錄拜輪

## 新傳第五頁

詩選序弁其首，未付梓。已酉，南巡星加坡，值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初，莊湘欲以雪鴻妻玄瑛，玄瑛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願猶以文字通情款。時玄瑛方譯燕子箋傳奇爲英吉利文，甫脫稿，莊湘爲題詞，雪鴻携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瑪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玄瑛旋之爪哇，主講噶班中華會館。庚戌，始遊梵土，居中印度芒碣山寺。辛亥夏，歸日本，詣王父墓所。會其遠親金閣寺僧飛錫爲刪定潮音集，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囑玄瑛重證數言。玄瑛曰：“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當入鄧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饒舌。”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尋復渡爪哇，聞漢土光復，致書友人，有云：“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慧遠適異國，唯有神馳左右耳。”又云：“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公等此時樂也。”

## 新傳第六頁

其興會颺舉如此。元年壬子春，遂歸滬上，入太平洋報社，取舊著斷鴻零雁記刊布之。由是往來中日二國間，無復萬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無題詩三百首，索閱乃弗肯出。又言將重譯茶花女遺事，亦未見其屬稿也。是年冬，之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唯歲晚由樸李入吳江之舜湖，一探賸蹟而已。二年癸丑夏，重遊舜湖，愛其風景秀逸，居久之。旋過蘇州，主滾繡坊鄭氏。恆至玄妙觀前紫芝齋購粽子糖食之，蓋其所酷嗜之物也。欲東遊泰山，及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均不果行。玄瑛體弱善病，而食慾亢進。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以是恆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癸丑以還，輒東居養疴。亦間爲說部，刊諸報章雜誌。七年戊午，至滬上，臥疾金神父路廣慈醫院數月，竟不起。時太陽曆五

---

## 新傳第七頁

---

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銘爲經理其身後事，葬杭州西湖孤山。立瑛歿時，河合氏猶健在。姊榎本榮子，日本商人婦。初，立瑛在粵，假父爲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歿，女家絕立瑛婚，雪梅佗僚死。旣東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嬪立瑛，亦未果。立瑛獨行之士，不從流俗，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績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詩悽豔絕倫。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羅，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攷，粵英辭典，漢英辭典，英譯燕子箋，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曼殊畫譜，女子髮髻百圖，均不甚流傳；傳者

## 新傳第八頁

文學因緣，拜輪詩選，潮音集，漢英三昧集，慘社會，娑羅海濱遯跡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嶺海幽光錄，燕子龕隨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一卷，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柳無忌輯蘇曼殊詩集一卷，曼殊逸著兩種，周瘦鵑輯燕子龕殘稿五卷，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七卷，盧冀野輯曼殊說集一卷，今並行於世。

柳棄疾曰：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嶠夷，方諸鄭延平，謂文事與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詳考其身世，則有相刺謬者。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跡，而暴露之於身後，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實，不實奚史？傳猶史體也，何諱之有？且考諸史籍，金日磾以胡人歸化，不失為漢名臣。范希



---

新傳第九頁

---

文隨母改適張氏，不失爲宋大儒。此在曩昔，猶視爲故常；况居今日瀛海棊通，文明漸進之世耶？於玄瑛誠奚病焉！於玄瑛誠奚病焉！

~~~~~柳亞子~~~~~



蘇曼殊年表

公元一八八四年……甲申……一歲

生於日本江戶。始名宗之助。祖忠郎。父宗郎，  
早卒。母河合氏。

一八八七年……丁亥……四歲

初學繪事。喜效僧裝。

一八八八年……戊子……五歲

隨假父蘇某歸粵，母河合氏偕行。易姓名爲蘇三  
郎，後名元瑛，號子穀。

一八九一年……辛卯……八歲

河合氏歸日本。

一八九二年……壬辰……九歲

---

年表第二頁

---

從西班牙牧師羅弼莊湘學歐文于香港。

一八九四年……甲午……十一歲

假父蘇某卒。

一八九五年……乙未……十二歲

入廣州長壽寺爲僧，法名博經，號曼殊。坐關博羅三月。足戒于雷峯海雲寺。受曹洞衣鉢，任知藏于南樓古刹。

一八九六年……丙申……十三歲

以師命歸廣州，渡日本省母。始學泰西美術，凡二年。

一八九八年……戊戌……十五歲

學政治三年。

一九〇〇年……庚子……十七歲

學陸軍八閱月。

一九〇一年……辛丑……十八歲

---

年表第三頁

---

莊湘資助赴暹羅，學梵文于喬悉磨長老。

一九〇三年……癸卯……二十歲

入西湖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之序。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繙譯。譯羈俄慘社會，刊諸報端。撰嗚呼廣東人，女傑郭耳縵。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入長沙，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校。旋重遊暹羅盤谷。

一九〇四年……甲辰……二十一歲

在暹羅，主講盤谷青年學會。至錫蘭，駐錫菩提寺。旋返廣州。

一九〇五年……乙巳……二十二歲

重至西湖。遊金陵，主講秣垣精舍，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三閱月，以病歸日本。

一九〇六年……丙午……二十三歲

元旦，與劉申叔過馬關。鉢羅罕歸印度，績江干

---

年表第四頁

---

蕭寺圖贈別。輯文學因緣二卷成，自爲序。夏，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鄧繩侯。重遊金陵，主講陸軍小學，識趙伯先。返日本，譯拜輪詩選成，自爲序。初秋，送水野氏南歸。至上海，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識高天梅，柳亞子。

一九〇七年……丁未……二十四歲

在日本，爲梵學會譯師。議建梵文書藏，未成。與劉申叔夫婦創辦天義報。續孤山圖；鄧太妙秋思圖，清秋弦月圖。撰海哥美爾氏名畫贊，秋瑾遺詩序。女弟子何震爲輯畫譜，欲與梵文典並付梨棗，均未果。撰畫譜自序，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至上海，與黃晦聞，諸貞壯，陳去病同居國學保存會藏書樓。旋復赴日本，文學因緣第一卷出版。

---

年表第五頁

---

一九〇八年……戊申……二十五歲

秋九月，拜輪詩選出版。借劉申叔夫婦至上海，晤柳亞子。尋歸日本，潮音初脫稿。

一九〇九年……己酉……二十六歲

八月，至上海，晤蔡哲夫。旋遊西湖。南巡星加坡諸島，遇莊湘及其女雪鴻。燕子箋英譯成。冬，赴爪哇，主講噶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〇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爪哇。五月，撰與高天梅論文學書。旋赴印度。

一九一一年……辛亥……二十八歲

夏，自印度歸日本。詣金閣寺僧飛錫于松島。時飛錫爲刪定舊著潮音一卷，撰跋印行。旋重渡爪哇，仍主講噶班中華會館。七月，撰答瑪德利莊湘處士書。

一九一二年……壬子……二十九歲

---

年表第六頁

---

春，自爪哇至上海，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談。義兄蘇墨齋來訪。繪飲馬荒城圖。五月，赴日本。旋復來上海，始刊布斷鴻零雁記于報端。撰華洋義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七月，再赴日本。冬，返上海，欲遊香港，星加坡等處，不果。與鄭桐蓀至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歲暮，客吳江盛澤。

一九一三年……癸丑……三十歲

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至盛澤。六月，至蘇州，主滾繡坊鄭氏。十月，在上海。刊布燕子龕隨筆于生活日報，華僑雜誌。十一月，赴日本。

一九一四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五月，刊布天涯紅淚記于民國雜誌，並刪訂燕子龕隨筆刊布之。七月，撰雙柺記序。八



---

年表第七頁

---

月，漢英三昧集出版。

一九一五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日本。七月，刊布絳紗記于甲寅雜誌。八月，  
刊布焚劍記于甲寅雜誌。

一九一六年……丙辰……三十三歲

十一月，刊布碎簪記于新青年雜誌。歲暮，遊西  
湖。

一九一七年……丁巳……三十四歲

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撰送鄧邵二君序。四月，  
至日本。

一九一八年……戊午……三十五歲

患腸胃疾，臥病上海廣慈醫院。陽曆五月二日，  
卒于醫院。

~~~~柳無忌~~~~



## 蘇曼殊作品表

### (甲) 曼殊自著之部

梵文典八卷，——據飛錫潮音跋及天義第六卷

梵文典序，原書未見。

初步梵文典四卷，——據章太炎初步梵文典序，

原書未見。

梵書摩多體文，——據曼殊與某君書，原書未見。

沙昆多邏，——據飛錫潮音跋，原書未見。

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

同上。

泰西羣芳名義集，——同上。

泰西羣芳譜，——據民國雜誌第五號廣告，原書

---

作品表第二頁

---

未見。

埃及古教攷，——同上。

粵英辭典，——同上。

漢英辭典，——據鄭桐蓀沈燕謀與柳無忌書，  
原書未見。

英譯燕子箋，——據飛錫潮音跋及曼殊答瑪德利瑪湘處士書，原書未見。

無題詩三百首，——據太平洋文藝消息，原書  
未見。

曼殊畫譜，——據天義第五卷曼殊畫譜序，原  
書未見。

女子髮髻百圖，——據盧冀野與柳無忌書，云藏  
伍仲文處。

文學因緣，——日本東京博文館印刷，齊民社發  
行，已絕版。上海羣益書社翻印，改名漢英文學因緣。

---

作品表第三頁

---

拜輪詩選，——日本東京三秀舍印刷，梁綺莊發行，已絕版。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段菴旋收入燕子山僧集。

潮音，——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已絕版。湖畔詩社翻印，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寄售。

漢英三昧集，——日本東京三秀舍印刷，東辟發行，已絕版。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改名英漢三昧集。

慘社會，——見國民日日報。上海鏡今書局出版單行本，改名慘世界。已絕版。上海泰東圖書局翻印，改名悲慘世界。

娑羅海濱遯跡記，——見民報第二二，二三號。柳無忌收入曼殊逸著兩種。

斷鴻零雁記，——見太平洋報。上海廣益書局出版單行本。段菴旋收入燕子山僧集。梁社乾有英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作品表第四頁

---

天涯紅淚記，——見民國雜誌第一號。

絳紗記，——見甲寅雜誌。章行嚴收入名家小說集，甲寅雜誌社出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盧冀野收入曼殊說集。

焚劍記，——同上。

碎簪記，——見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四號。盧冀野收入曼殊說集。段菴旋收入燕子山僧集。

非夢記，——見小說大觀第十二集，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盧冀野收入曼殊說集。

人鬼記，——據曼殊與劉半農書，原書未見。

嶺海幽光錄，——見民報二一號。柳無忌收入曼殊逸著兩種。

燕子龕隨筆，——見生活日報附刊生活藝府第一九至五二號，華僑雜誌第二，三期，民國雜誌第一號，文藝珊瑚網第一集，民權素第十三集。周瘦鵑收入

---

作品表第五頁

---

燕子龕殘稿。段菴旋收入燕子山僧集。

(乙)他人編輯之部

曼殊上人妙墨冊子，——即曼殊遺畫，蔡哲夫印行，已絕版。

燕子龕遺詩，——王德鍾編輯，柳亞子印行，已絕版。

燕子龕詩，——馮秋雪編輯，雪堂詩社印行，已絕版。

沈尹默書曼殊上人詩稿，——沈尹默編輯，張氏影光室印行，上海亞東圖書館寄售，已絕版。

蘇曼殊詩集，——柳無忌編輯兼印行，北京上海北新書局寄售。

燕子龕殘稿，——周瘦鵑編輯，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燕子山僧集，——段菴旋編輯，湘益出版社印

---

作品表第六頁

---

行，上海中原書局寄售。

。曼殊說集，——盧冀野編輯，南京江蘇第一監獄

印刷，兩江民立中學校寄售。

曼殊逸著兩種，——柳無忌編輯，北京北新書局

印行。

~~~~~柳亞子~~~~~







## 曼殊詩年月考

曼殊作詩的年月，是很難證實的。現在依據在各種刊物上發表的先後，加以考證，列表如下：—

### (一)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二首

此二首發表在一九〇三年十月七日，即中曆八月十七日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闇世界上，應就是這一年做的，可算是曼殊最早的作品。

### (二)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太平洋報附張太平洋文藝集上，原題有‘八年前’三字，應是一九〇五年的作品。(據畫跋，是年曾遊西湖。)別見一九一四年五月南社第九集。

---

詩年月考第二頁

---

(三)題畫

此首發表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文學因緣上，應是這一年的作品。別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出版的小說大觀第十二集非夢記內。

(四)過平戶延平誕生處（民國作過鄭成功誕生處）

(五)過蒲田（民國作淀江口占）

(六)過若松町有感（民國作孤燈）

(七)有懷二首（燕子龕隨筆作寄劉三白門）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出版的南社第一集上。查曼殊是年上半年在日本，下半年在星加坡和爪哇，而各詩所述均日本事，應是本年上半年的作品。過平戶延平誕生處，過蒲田別見一九一四年五月民國第一號，過若松町有感別見一九一四年七月民國第三號，有懷二首別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

---

詩年月考第三頁

---

十日在生活日報附張生活藝府，及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民國第一號發表的燕子龕隨筆內。

(八)本事詩十首（內第九首別作有贈，民國及隨筆作春雨）

(九)代柯子簡少侯

(十)淀江道中口占（民國作蒲田道中）

(十一)題師梨集（民國作英吉利女郎贈師梨遺集）

(十二)落日（太平洋作失題）

(十三)爲調箏人續像二首

(十四)寄調箏人三首（第一首太平洋作西京步楓子韻，第二首作失題，第三首作水戶觀梅有寄）

(十五)寄晦聞（太平洋作寄廣州晦公）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曼殊是年上半年在爪哇，下半年在印度，而各詩

## 詩年月考第四頁

所述仍爲日本事，應仍是一九〇九年上半年作品。內本事詩第九首別見南社第一集，又見民國第一號及燕子龕隨筆。淀江道中口占見民國第一號。題師梨集，落日，寄調箏人三首，寄晦聞見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太平洋文藝集高鈍劍願無盡廬詩話。題師梨集又見民國第三號。寄晦聞又見一九一五年五月甲寅第五號。

(十六)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十七)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出版的南社第四集上。曼殊是年上半年在印度，下半年重赴爪哇，夏間雖曾還日本一次，也許有作詩的可能，但各詩背景與南社第一集，第三集所登完全相同，故仍定爲一九〇九年上半年作品。

(十八) 失題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太平洋文藝集內願

---

詩年月考第五頁

---

無盡廬詩話上，與寄調箏人等並列，也是一九〇九年上半年的作品。

(十九) 西湖韜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〇年六月出版的南社第二集上。查曼殊於赴星加坡前曾遊西湖，此詩應是一九〇九年下半年在杭州的作品。

(二十) 題拜輪集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查曼殊一九一〇年與高天梅論文學書：“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即贈我西詩數冊。”則此應是一九〇九年下半年在星加坡的作品。

(二十一)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

呈曠處士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末公即章太炎，曠處士是太炎高足黃侃（季剛）。燕

---

## 詩年月考第六頁

---

子龕隨筆：“余巡遊南洲諸島，忽忽二年，……太炎居士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查曼殊以一九〇九年南渡，第二年爲一九一〇年，此詩應是一九一〇年的作品。

(二十二)東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民國作耶婆提島別張君）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九日太平洋文藝集上。查曼殊以是年春由爪哇還上海，此詩應是這時候的作品。別見一九一二年十月南社第六集，一九一四年五月民國第一號。

(二十三)簡法忍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二年六月九日太平洋文藝集上，應是本年的作品。別見一九一二年十月南社第六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生活日報附張生活藝府，一九一四年五月民國第一號。



---

詩年月考第七頁

---

(二十四)何處

此首據鄭桐蓀君鈔來。鄭君和曼殊在一九一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一三年上半年曾同事於安慶高等學校，此詩應是這兩個半年中的作品。

(二十五)吳門依易生韻十一首

(二十六)無題八首(第一至第四首民國作空言)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的南社第九集上。查曼殊是年在日本，上一年則在上海，並曾遊吳門。各詩應是一九一三年的作品。無題一，二，三，四，八，各首別見一九一四年五月民國第一號。第八首又見一九一五年五月甲寅第五號。

(二十七)爲玉鸞女弟續扇( 民國無女弟兩字 )

(二十八)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二十九)飲席贈歌者( 民國歌者下有賈翰卿三字，生活作彥居士席上贈歌者賈碧雲 )

---

## 詩年月考第八頁

---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生活日報附張生活藝府上，應是本年的作品。別見一九一四年五月民國第一號。又爲玉鸞女弟續扇，南樓寺懷法忍葉葉見一九一四年七月南社第十集。飲席贈歌者見一九一五年三月南社第十三集。

(三十)東行別仲兄

(三十一)平原別邸贈玄玄

以上各首發表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的民國第一號上。曼殊以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東渡，東行別仲兄應是臨行時在中國的作品。平原別邸贈玄玄有‘且看寒梅未落花’句，應是一九一四年初春在日本的作品。別見一九一五年三月南社第十三集。

(三十二)偶成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出版的民國第三號上，應是本年的作品。別見一九一五年三月南社第十三集。

---

## 詩年月考第九頁

---

### (三十三)東居雜詩十九首（民國作示蕭十二）

此十九首發表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出版的南社第十三集上，應是一九一四年的作品。內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各首別見一九一四年七月民國第三號，但多缺句，故以南社所登爲正。

### (三十四)芳草

此首發表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版的名家小說內寂寞程生西冷異簡記第十一章上，應是本年或上年的作品，也可算是曼殊最後的作品了。



## 詩集目次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

簡法忍

爲玉鸞女弟續扇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飲席贈歌者

何處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題畫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過蒲田

---

詩集目次第二頁

---

過若松町有感

有懷

本事詩十章

代柯子簡少侯

淀江道中口占

題師梨集

落日

爲調箏人續像

寄調箏人

寄晦聞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失題

西湖韜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

題拜輪集

---

詩集目次第三頁

---

東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土感成

此絕

吳門依易生韻

無題

東行別仲兄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偶成

東居雜詩十九首

芳草





---

詩集第一頁

---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  
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

君爲塞上鴻 我是華亭鶴  
遙念曠處士 對花弄春爵  
良訊東海來 中有遊仙作  
勸我加餐飯 規我近綽約  
炎蒸困羈旅 南海何遼索  
上國亦已蕪 黃星向西落  
青驪逝千里 瞻鳥止誰屋  
江南春已晚 淑景付冥莫

---

詩集第二頁

---

建業在何許      胡塵紛漠漠  
佳人不可期      皎月照羅幕  
九關日以遠      肝膽竟誰託  
願得趨無生      長作投荒客  
竦身上須彌      四顧無崖嶿  
我馬已玄黃      梵土仍寥廓  
恆河去不息      悲風振林薄  
袖中有短書      思寄青飛雀  
遠行戀儔侶      此志常落拓

簡法忍

來醉金莖露      胭脂畫牡丹  
落花深一尺      不用帶蒲團

---

詩集第三頁

---

爲玉鸞女弟續扇

日暮有佳人      獨立瀟湘浦  
疎柳盡含煙      似憐亡國苦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萬物逢搖落      姮娥耐九秋  
縞衣人不見      獨上寺南樓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      紅蓮禮白蓮  
江南誰得似      猶憶李龜年

---

詩集第四頁

---

何處

何處停儂油壁車      西泠終古即天涯  
搗蓮煮麝春情斷      轉綠廻黃妄意賒  
玳瑁窗虛延冷月      芭蕉葉捲抱秋花  
傷心怕向妝臺照      瘦盡朱顏祇自嗟

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

蹈海魯連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國民孤憤英雄淚      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      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

詩集第五頁

---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峯      幾樹寒梅帶雪紅  
齋罷垂垂渾入定      菴前潭影落疎鐘

題畫

海天空闊九皋深      飛下松陰聽鼓琴  
明日飄然又何處      白雲與爾共無心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      沙白松青夕照邊  
極目神州餘子盡      袈裟和淚伏碑前

---

詩集第六頁

---

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      無際銀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      滿山紅葉女郎樵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      風雨鄰菴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      涉江誰爲采芙蓉

有懷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烟鎖石城

---

詩集第七頁

---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      尙留微命作詩僧

本事詩十章

無量春愁無量恨      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亦艱難多病日      那堪更聽八雲箏

丈室番茶手自煎      語深香冷涕潛然  
生身阿母無情甚      爲向摩耶問夙緣

丹頓裴倫是我師      才如江海命如絲  
朱弦休爲佳人絕      孤憤酸情欲語誰

詩集第八頁

慵妝高閣鳴箏坐      羞爲他人工笑顰  
鎮日歡場忙不了      萬家歌舞一閒身

桃腮檀口坐吹笙      春水難量舊恨盈  
華嚴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愛我情

烏舍凌波肌似雪      親持紅葉索題詩  
還卿一鉢無情淚      恨不相逢未鬢時

相憐病骨輕於蝶      夢入羅浮萬里雲  
贈爾多情書一卷      他年重檢石榴裙  
(贈以梵本沙恭達羅)

碧玉莫愁身世賤      同鄉仙子獨銷魂  
袈裟點點疑櫻瓣      半是脂痕半淚痕



淀江道中  
隱隱孤村起白煙  
家家携酒種春田  
羸馬未須愁路遠  
桃花紅欲上吟鞭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  
孤負添對香語時  
寶鏡有塵難見面  
妝臺紅粉畫誰眉  
有寄  
玉砌孤行夜有聲  
美人淚眼尚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  
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  
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錨三問消息  
尚留微命作詩僧  
彈箏人將行出綃  
屬續金衫江山圖  
奉題二絕  
仁聽驪歌似有情  
危絃遠道客魂驚  
何心描畫閑金衫  
枯木寒山滿故城  
送鄉歸去海潮生  
點染生綃好贈行  
五里徘徊仍遠別  
未應辛苦為調箏

錨三詩人點鐵

島島合十



---

詩集第九頁

---

春雨樓頭尺八簫      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      踏過櫻花第幾橋

九年面壁成空相      持錫歸來悔晤卿  
我本負人今已矣      任他人作樂中箏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      孤負添香對語時  
寶鏡有塵難見面      妝臺紅粉畫誰眉

浣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      處處秧歌競種田  
羸馬未須愁遠道      桃花紅欲上吟鞭

---

詩集第十頁

---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      可憐心事正蹉跎  
琅玕欲報從何報      夢裡依稀認眼波

落日

落日滄波絕島濱      悲笳一動劇傷神  
誰知北海吞鼉日      不愛英雄愛美人



影小入箏調



---

詩集第十一頁

---

爲調箏人續像

收拾禪心侍鏡臺 沾泥殘絮有沈哀

湘弦灑遍胭脂淚 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

晦公寄余詩，有向人風絮有沈哀句。)

淡掃蛾眉朝畫師 同心華髻結青絲

一杯顏色和雙淚 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

束以絳羅，今日本尙有此風。)

---

詩集第十二頁

---

寄調箏人

生憎花發柳含煙      東海飄零二十年

懺盡情禪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經眠

禪心一任蛾眉妬      佛說原來怨是親

雨笠煙蓑歸去也      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嘗天女脣中露      幾度臨風拭淚痕

日日思卿令人老      孤窗無那正黃昏

寄晦聞

忽聞鄰女豔陽歌      南國詩人近若何

欲寄數行相問訊      落花如雨亂愁多



---

詩集第十三頁

---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      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腸已似冰

調箏人將行屬纊金  
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乍聽驪歌似有情      危弦遠道客魂驚  
何心描畫閒金粉      枯木寒山滿故城

送卿歸去海潮生      點染生綃好贈行  
五里徘徊仍遠別      未應辛苦爲調箏

---

詩集第十四頁

---

失題

斜插蓮蓬美且鬢      曾教粉指印青編  
此後不知魂與夢      涉江同泛采蓮船

西湖韜光菴夜聞鶻聲簡劉三

劉三舊是多情種      浪跡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      何妨伴我聽啼鶻

---

詩集第十五頁

---

題拜輪集

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  
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  
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  
且殷殷勗以歸計。嗟夫，予早  
歲披鬢，學道無成，思維身  
世，有難言之恫！爰扶病書二  
十八字於拜輪卷首，此意惟雪  
鴻大家心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      獨向遺編弔拜輪  
詞客飄蓬君與我      可能異域爲招魂

---

詩集第十六頁

---

束裝歸省道出泗上

會故友張君雲雷亦

歸漢土感成此絕

范滂有母終須養      張儉飄零豈是歸

萬里征途愁入夢      天南分手淚沾衣

吳門依易生韻

江南花草盡愁根      惹得吳娃笑語頻

獨有傷心驢背客      暮煙疎雨過閶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      中原何處託孤蹤

春泥細雨吳趨地      又聽寒山夜半鐘

---

詩集第十七頁

---

月華如水浸瑤堦      環珮聲聲擾夢懷  
記得吳王宮裡事      春風一夜百花開

姑蘇臺畔夕陽斜      寶馬金鞍翡翠車  
一自美人和淚去      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劫灰      吳姬含笑踏青來  
今日已無天下色      莫牽麋鹿上蘇臺

水驛山城盡可哀      夢中衰草鳳凰臺  
春色總憐歌舞地      萬花撩亂爲誰開

年華風柳共飄蕭      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      悄無人處學吹簫

---

詩集第十八頁

---

萬樹垂楊任好風      斑駁西向水田東  
莫道碧桃花獨豔      澱山湖外夕陽紅

平原落日馬蕭蕭      臘有山僧賦大招  
最是令人淒絕處      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烟樹小彤樓      楊柳東風繫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      鷓鴣聲急使人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      人間天上兩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      不見僧歸見燕歸

詩集第十九頁

無題

綠窗新柳玉臺傍      臂上微聞菽乳香  
畢竟美人知愛國      自將銀管學南唐

軟紅簾動月輪西      冰作闌干玉作梯  
寄語麻姑要珍重      鳳樓迢遞燕應迷

水晶簾捲一燈昏      寂對河山叩國魂  
祇是銀鶯羞不語      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少據定難猜      欲把明珠寄上才  
聞道別來餐事減      晚妝猶待小鬟催

詩集第二十頁

綺陌春寒壓馬嘶      落紅狼藉印苔泥  
莊辭珍貺無由報      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秋千      楊柳腰肢最可憐  
縱使有情還有淚      漫從人海說人天

羅幙春殘欲暮天      四山風雨總纏綿  
分明化石心難定      多謝雲娘十幅箋

星裁環珮月裁璫      一夜秋寒掩洞房  
莫道橫塘風露冷      殘荷猶自蓋鴛鴦



---

詩集第二十一頁

---

東行別仲兄

江城如畫一傾杯      乍合仍離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      排雲誰與望樓臺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遍天涯      斗酒黃雞處士家  
逢君別有傷心在      且看寒梅未落花

---

詩集第二十二頁

---

偶成

汽車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懷仁仗  
義，年僅十三，乘摩多車冒風而  
歿，余憐而慰之。並示湘痕阿可。

人間花草太匆匆      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滴      不須惆悵憶芳容

東居雜詩十九首

却下珠簾故故羞      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      悄向星河覓女牛

詩集第二十三頁

流螢明滅夜悠悠      素女嬋娟不耐秋  
相逢莫問人間事      故國傷心祇淚流

羅襦換罷下西樓      荳蔻香溫語未休  
說到年華更羞怯      水晶簾下學篋篋

翡翠流蘇白玉鈎      夜涼如水待牽牛  
知否去年人去後      枕函紅淚至今留

異國名香莫浪偷      窺簾一笑意偏幽  
明珠欲贈還惆悵      來歲雙星怕引愁

碧闌干外夜沈沈      斜倚雲屏燭影深  
看取紅酥渾欲滴      鳳文雙結是同心

詩集第二十四頁

秋千院落月如鈎      爲愛花陰嬾上樓  
露溼紅蕖波底襪      自拈羅帶淡蛾羞

折得黃花贈阿嬌      暗擡星眼謝王喬  
輕車肥犢金鈴響      深院何人弄碧簫

碧沼紅蓮水自流      涉江同上木蘭舟  
可憐十五盈盈女      不信盧家有莫愁

燈飄珠箔玉箏秋      幾曲回闌水上樓  
猛憶定菴哀怨句      三生花草夢蘇州

人間天上結離憂      翠袖凝妝獨倚樓  
淒絕蜀楊絲萬縷      替人惜別亦生愁

詩集第二十五頁

六幅瀟湘曳畫裙  
燈前蘭麝自氤氳  
扁舟容與知無計  
兵火頭陀淚滿樽

銀燭金杯映綠紗  
空持傾國對流霞  
酡顏欲語嬌無力  
雲髻新簪白玉花

蟬翼輕紗束細腰  
遠山眉黛不能描  
誰知詞客蓬山裏  
烟雨樓臺夢六朝

胭脂湖畔紫騮驕  
流水棲鴉認小橋  
爲向芭蕉問消息  
朝朝紅淚欲成潮

珍重嫦娥白玉姿  
人天攜手兩無期  
遺珠有恨終歸海  
覩物思人更可悲

---

詩集第二十六頁

---

誰憐一闕斷腸詞      搖落秋懷祇自知  
況是異鄉兼日暮      疎鐘紅葉墜相思

槭槭秋林細雨時      天涯飄泊欲何之  
空山流水無人跡      何處蛾眉有怨詞

蘭蕙芬芳總負伊      並肩攜手納涼時  
舊廂風月重相憶      十指纖纖擘荔枝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      碧桃花下月如煙  
可憐羅帶秋光薄      珍重蕭郎解玉鈿

曼殊的詩，曾登載在一九〇三年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闇世界，一九一二年上海出版的太平洋報附張太平洋文藝集，以及一九一四年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國雜誌等處；而在南社叢刻上登載的最為完備，計有七十八首之多。（登載總數是七十九首，但有贈一首，和本事詩十章的第九首重複，故實數為七十八首。）王德鍾所輯的燕子龕遺詩，根據南社叢刻，而刪去耶婆堤病中一首，本事詩九首，代柯子簡少侯一首，題師梨集一首，落日一首，共十三首，故所錄僅六十五首。沈尹默所輯的曼殊上人詩稿，根據王本，增補本事詩九首，得七十四首。馮秋雪所輯的燕子龕

## 詩集第二十八頁

詩，也根據王本，增補本事詩九首，題師梨集一首，得七十五首。（序稱七十六首，是弄差的。）周瘦鵑所輯的燕子龕殘稿，根據南社叢刻，把王本所刪去的一部份重行收入，但仍失落代柯子簡少侯一首，故存七十七首。（內本事詩十首，寄調箏人三首，次序和南社叢刻不同，疑別有根據，不過內容是一樣的。）段菴旋所輯的燕子山僧集，完全沿襲周本。現在我們所輯錄的，除全采南社叢刻七十八首外，從鄭桐蓀君處補何處一首，從黑闇世界補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二首，從文學因緣及非夢記補題畫一首，從太平洋文藝集高鈍劍願無盡廬詩話補失題一首，從亞東圖書館名家小說寂寞程生西冷異簡記補芳草一首，共得詩八十四首。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答鄧繩侯

相逢天女贈天書      暫住仙山莫問予  
曾遣素娥非別意      是空是色本無殊

東來與慈親相會忽感劉  
三天梅去我萬里不知涕  
泗之橫流也

九年面壁成空相      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      親前猶自憶詞人

(余出家剛九年)

---

詩集第三十頁

---

右曼殊逸詩兩首：上一首係凌挹秀君寄來，應是一九〇六年的作品；下一首從劉季平君處所藏曼殊墨跡手札內發現，應是一九〇七年的作品。因詩集排印已完畢，不及加入，補存於此。編者記。





## 譯詩集目次

拜輪 Lord Byron 1788-1824

贊大海

The Ocean

去國行

My Native Land - Good Night

哀希臘

The Isles of Greece

答美人贈束髮繡帶詩

To A Lady

星耶峰耶俱無生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彭斯 Robert Burns 1759-1796

---

譯詩集目次第二頁

---

頰頰赤牆靡

A Red, Red Rose

豪易特 William Howitt 1792-1879

去燕

Departure of the Swallow

師梨 P. B. Shelley 1792-1822

冬日

A Song

瞿德 J. W. Von Goethe 1749-1832

題沙恭達羅

Sakontala

陀露哆 Toru Dutt 1890-1908

樂苑

A Primeval Eden



拜 輪 像





---

譯詩集第一頁

---

譯拜輪贊大海

|      |      |
|------|------|
| 皇濤瀾汗 | 靈海黝冥 |
| 萬艘鼓楫 | 泛若輕萍 |
| 芒芒九圍 | 每有遺虛 |
| 曠哉天沼 | 匪人攸居 |
| 大器自運 | 振盪粵拳 |
| 豈伊人力 | 赫彼神工 |
| 罔象乍見 | 決舟沒人 |
| 狂濤未幾 | 遂爲波臣 |
| 掩體無棺 | 歸骨無墳 |
| 喪鐘聲嘶 | 逝矣誰聞 |

---

譯詩集第二頁

---

誰能乘蹻 履涉狂波  
藐諸蒼生 其奈公何  
泱泱大風 立懦起罷  
茲維公功 人力何衰  
亦有雄豪 中原陵厲  
自公匈中 擿彼空際  
驚浪霆奔 懾魂懾神  
轉側張皇 冀爲公憐  
騰瀾赴厓 載彼微體  
拊溺含弘 公何豈弟

搖山撼城 聲若雷霆  
王公黔首 莫不震驚  
赫赫軍艘 亦有浮名  
雄視海上 大莫與京

---

譯詩集第三頁

---

自公視之      藐矣其形  
紛紛溶溶      旋入滄溟  
彼阿摩陀      失其威靈  
多羅縛迦      壯氣亦傾

傍公而居      雄國幾許  
西利佉維      希臘羅馬  
偉哉自繇      公所錫予  
君德既衰      耗哉斯土  
遂成遺虛      公目所覩  
以敖以娛      瀦回濤舞  
蒼顏不戰      長壽自古  
渺瀰漚漚      滔滔不舍

赫如陽燧      神靈是鑑  
別風淮雨      上臨下監

---

譯詩集第四頁

---

|      |      |
|------|------|
| 扶搖羊角 | 溶溶澹澹 |
| 北極凝冰 | 赤道淫灑 |
| 浩此地鏡 | 無裔無襜 |
| 圓形在前 | 神光素閃 |
| 精彪變怪 | 出爾泥淪 |
| 回流云轉 | 氣易舒慘 |
| 公之淫威 | 忽不可驗 |
| 蒼海蒼海 | 余念舊恩 |
| 兒時水嬉 | 在公膺前 |
| 沸波激岸 | 隨公轉旋 |
| 淋淋翔潮 | 媵余往還 |
| 滌我匈臆 | 習我精魂 |
| 惟余與女 | 父子之親 |
| 或近或遠 | 託我元身 |
| 今我來斯 | 握公之鬚 |

譯拜輪去國行

行行去故國 瀨遠蒼波來  
鳴湍激夕風 沙鷗聲淒其  
落日照遠海 遊子行隨之  
須臾與爾別 故國從此辭

日出幾剎那 明日瞬息間  
海天一清嘯 舊鄉長棄捐  
吾家已荒涼 爐竈無餘煙  
牆壁生蒿藜 犬吠空門邊

---

譯詩集第六頁

---

童僕爾善來      恫哭亦胡爲  
豈懼怒濤怒      抑畏狂風危  
涕泗勿滂沱      堅船行若飛  
秋鷹寧爲疾      此去樂無涯

童僕前致辭      敷衽白丈人  
風波寧足憚      我心諒苦辛  
阿翁長別離      慈母平生親  
煢煢誰復顧      蒼天與丈人

阿翁祝我健      殷勤尙少怨  
阿母沈哀恫      嗟猶來無遠  
童子勿復道      淚注盈千萬  
我若效童愚      流涕當無算

譯詩集第七頁

火伴爾善來      爾顏胡慘白  
或懼法國仇      抑被勁風赫  
火伴前致辭      吾生豈驚迫  
獨念閨中婦      顛容定枯瘠

賤子有妻孥      隨公居澤邊  
兒啼索阿爹      阿母心熬煎  
伴勿復道      悲苦定何言  
而我薄行人      狂笑去悠然

誰復信同心      對人陽太息  
得新已棄舊      媚日生顏色  
歡樂去莫哀      危難寧吾逼  
我心絕悽愴      求淚反不得

---

譯詩集第八頁

---

悠悠倉浪天      舉世無與忻  
世既莫吾知      吾豈歎離羣  
路人飼吾犬      哀聲或信狺  
久別如歸來      齧我腰間褌

帆檣女努力      橫趙幻泡縈  
此行任所適      故鄉不可期  
欣欣波濤起      波濤行盡時  
欣欣荒野窟      故國從此辭



---

譯詩集第九頁

---

譯拜輪哀希臘

巍巍希臘都 生長奢浮好

情文何斐亶 茶輻思靈保

征伐和親策 陵夷不自葆

長夏尙滔滔 積陽照空島

宰訶與諦訶 詞人之所生

壯士彈坎侯 靜女揄鳴箏

榮華不自惜 委棄如浮萍

宗國寂無聲 乃向西方鳴

---

譯詩集第十頁

---

山對摩羅東      海水在其下  
希臘如可興      我從夢中觀  
波斯京觀上      獨立向誰語  
吾生豈爲奴      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      雄視迦邏濱  
船師列千艘      率土皆其民  
晨朝大點兵      至暮無復存  
一爲亡國哀      淚下何紛紛

故國不可求      荒涼問水濱  
不聞烈士歌      勇氣散如雲  
琴兮國所寶      仍世以爲珍  
今我胡疲茶      拱手與他人

---

譯詩集第十一頁

---

威名盡墜地      舉族供奴畜  
知爾愛國士      中心亦以愆  
而我獨行謠      我猶無面目  
我爲希人羞      我爲希臘哭

往者不可追      何事徒頻蹙  
尙念我先人      因茲糜血肉  
冥冥蒿里間      三百斯巴族  
但令百餘一      堪造披麗谷

萬籟一以寂      仿佛聞鬼噎  
鬼聲紛魏魏      幽響如流泉  
生者一人起      導我赴行間  
槁骨徒爲爾      生者墨無言

---

譯詩集第十二頁

---

徒勞復徒勞      我且調別曲  
注滿杯中酒      我血勝灑淥  
不與突厥爭      此胡本遊牧  
嗟爾俘虜餘      酹酒顏何慙

王迹已陵夷      尙存羽衣舞  
鞞廬方陣法      知今在何許  
此迺爾國故      散糜隨塵土  
偉哉佉摩書      寧當詒牧圉

注滿杯中酒      勝事日以墮  
阿邨有神歌      神歌今始知  
曾事波利葛      力能絕天維  
雄君雖云虐      與女同本支

譯詩集第十三頁

羯島有暴君      其名彌爾底  
闊達有大度      勇敢爲世師  
今茲丁未造      安得君如斯  
束民如連鎖      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      倏然懷故山  
峨峨修里巖      湯湯波家灣  
繫彼陀離種      族姓何斑斑  
儻念希羅嘎      龍胤未凋殘

莫信法郎克      人實誑爾者  
鋒刃藏禍心      其王如商賈  
驕似突厥軍      豔如羅甸虜  
爾盾雖彭亨      擊碎如破瓦

---

譯詩集第十四頁

---

注滿杯中酒      樾下舞嫠娑  
國恥棄如遺      靚妝猶娥娥  
明眸復善睐      一顧光婁離  
好乳乳奴子      使我涕滂沱

我立須寧峽      旁皇雲石梯  
獨有海中潮      伴我聲悲嘶  
願爲摩天鶴      至死鳴且飛  
碎彼娑明杯      俘邑安足懷

---

譯詩集第十五頁

---

譯拜輪答美人贈束髮繻帶詩

何以結綢繆 文紕持作緹

曾用紫卷髮 貴與仙蛻倫

繫着羅衣裏 魂魄還相牽

共命到百歲 殉我歸重泉

朱脣一相就 洵液皆芬香

相就不幾時 何如此意長

以此俟偕老 見當念舊時

嫠情如根莖 句萌無絕期

---

譯詩集第十六頁

---

參髮乃如銑      波文映珍鬢

顙首一何俊      舉世無與易

錦帶約巖髻      朗若炎精敷

赤道霽無雲      光景何鮮淖

譯拜輪星耶峯耶俱無生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岩滴淚

圍範茫茫寧有情      我將化泥溟海出



---

譯詩集第十七頁

---

譯彭斯頌頌赤牆靡

頌頌赤牆靡      首夏初發苞

惻惻清商曲      眇音何遠姚

予美諒天紹      幽情申自持

倉海會流枯      相愛無絕期

倉海會流枯      頑石爛炎熹

微命屬如縷      相愛無絕期

摻祛別予美      離隔在須臾

阿陽早日歸      萬里莫踟躕

譯豪易特去燕

燕子歸何處 無人與別離

女行變誰見 誰爲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 蹀躞復何爲

春聲無與和 尼南欲語誰

游魂亦如是 蛻形共驅馳

將翺復將翔 隨女天之涯

翻飛何所至 塵寰總未知

女行諒自適 獨我棄如遺

譯師梨冬日

孤鳥棲寒枝      悲鳴爲其曹  
池水初結冰      冷風何蕭蕭  
荒林無宿葉      瘠土無卉苗  
萬籟盡寥寂      惟聞喧挈臬

譯瞿德題沙恭達羅詩

春華瑰麗      亦揚其芬  
秋實盈衍      亦蘊其珍  
悠悠天隅      恢恢地輪  
彼美一人      沙恭達綸

---

譯詩集第二十頁

---

譯陀露哆樂苑

梵土女詩人陀露哆爲其宗國

告哀，成此一首，詞旨華深，  
正言若反。嗟乎此才，不幸  
短命！譯爲五言，以示諸友，  
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藍巴  
干者，其家族之園也。

萬卉市唐園      深黝乃如海  
嘉寶何青青      按部分班采

鬱鬱曼皋林      并閭竦蒼柱  
木縣揚朱脣      臨池歌嘖噲

樂苑

萬卉而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  
按部分班采鬱曼皋林并閣疎蒼柱木縣揚朱肩臨池歌嘯喻  
明月穿疏篁眉撫無比倫分光照箇間幻作一甌銀  
佳人勸醇醪令我精神奪信昭復昭停樂都長屑

楚士女詩人沈露哆為其宗國告哀成此一首詞旨華深正言若反  
嗟乎此才不幸短命譯為五言長示諸友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  
藍巴干者其家族之圖也木底曼殊同述

錫三詩人

雪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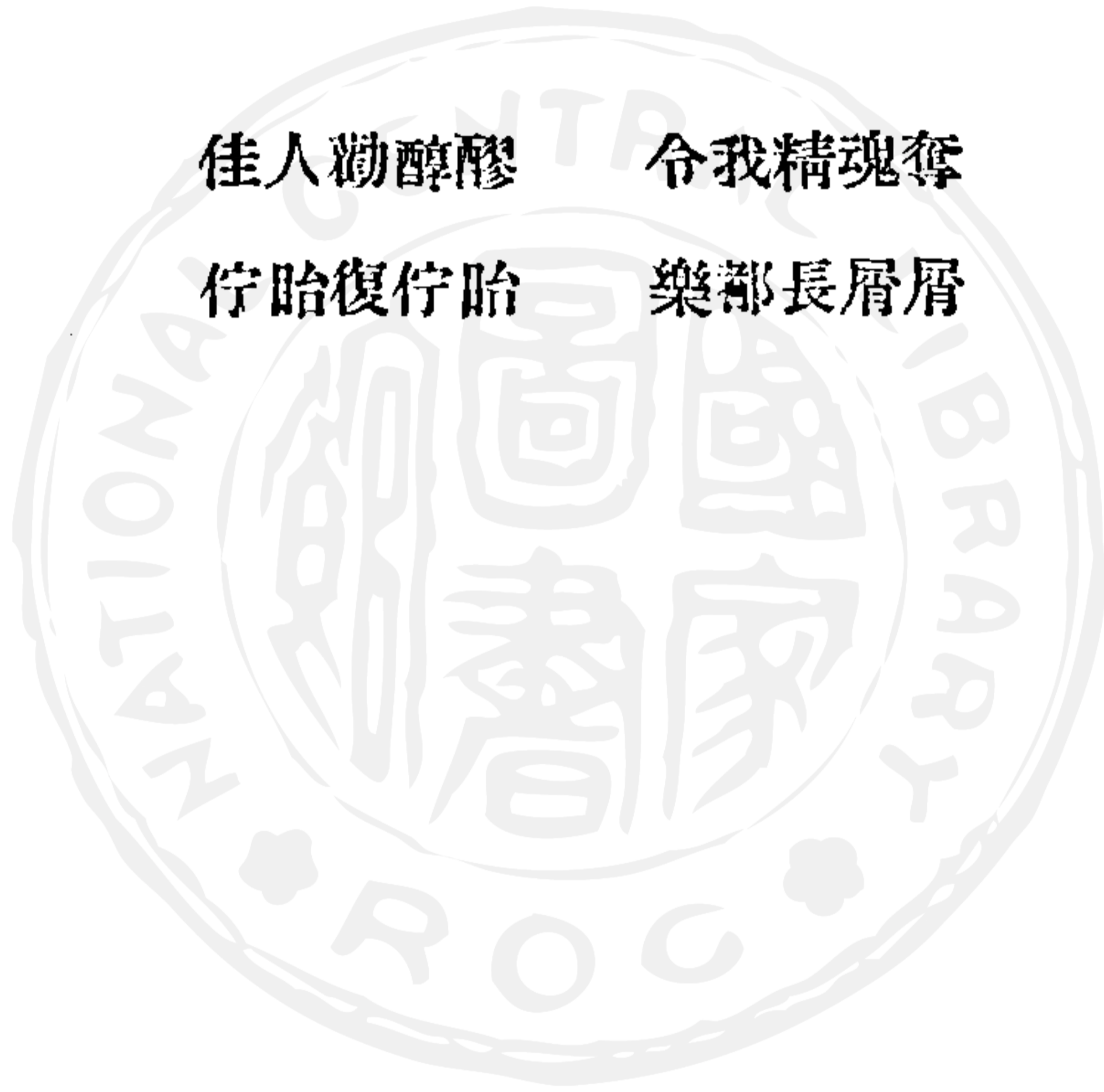
---

譯詩集第二十一頁

---

明月穿疎篔      眉懶無比倫  
分光照菡萏      幻作一甌銀

佳人勸醇醪      令我精魂奪  
佇眙復佇眙      樂都長屑屑



THE OCEAN.

Roll on, thou deep and dark blue ocean—roll !  
Ten thousand fleets sweep over thee in vain;  
Man marks the earth with ruin—his control  
Stops with the shore; upon the watery plain  
The wrecks are all thy deed, nor doth remain  
A shadow of man's ravage, save his own,  
When, for a moment, like a drop of rain,  
He sinks into thy depths, with bubbling groan  
Without a grave, unknell'd, uncoffin'd, and unknown.

His steps are not upon thy paths,—thy fields  
Are not a spoil for him,—thou dost arise  
And shake him from thee; the vile strength he wields  
For earth's destruction thou dost all despise,  
Spurning him from thy bosom to the skies,  
And send'st him, shivering in thy playful spray  
And howling, to his gods, where haply lies  
His petty hope in some near port or bay,  
And dashest him again to earth:—there let him lay.

The armaments which thunderstrike the walls  
Of rock-built cities, bidding nations quake,  
And monarchs tremble in their capitals,  
The oak leviathans, whose huge ribs make  
Their clay creator the vain title take  
Of lord of thee, and arbiter of war—  
These are thy toys, and, as the snowy flake,  
'They melt into thy yeast of waves, which mar  
Alike the Armada's pride or spoils of Trafalgar.



---

譯詩集第二十三頁

---

Thy shores are empires, changed in all save thee—  
Assyria, Greece, Rome, Carthage, what are they?  
Thy waters wash'd them power while they were free  
And many a tyrant since; their shores obey  
The stranger, slave, or savage; their decay  
Has dried up realms to deserts:—not so thou;—  
Unchangeable, save to thy wild waves' play,  
Time writes no wrinkle on thine azure brow:  
Such as creation's dawn beheld, thou rollest now.

Thou glorious mirror, where the Almighty's form  
Glasses itself in tempests; in all time,—  
Calm or convulsed, in breeze, or gale, or storm,  
Icing the pole, or in the torrid clime  
Dark-heaving—boundless, endless, and sublime,  
The image of eternity, the throne  
Of the Invisible; even from out thy slime  
The monsters of the deep are made; each zone  
Obeys thee; thou goest forth, dread, fathomless, alone.

And I have loved thee, Ocean! and my joy  
Of youthful sports was on thy breast to be  
Borne, like thy bubbles, onward: from a boy  
I wanton'd with thy breakers—they to me  
Were a delight; and if the freshening sea  
Made them a terror—'twas a pleasing fear,  
For I was as it were a child of thee,  
And trusted to thy billows far and near,  
And laid my hand upon thy mane—as I do here.

Byron,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Adieu, adieu! my native shore  
Fades o'er the waters blue;  
The night-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  
And shrieks the wild sea---mew,  
Yon sun that sets upon the sea  
We follow in his flight;  
Farewell awhile to him and thee,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A few short hours and he will rise  
To give the morrow birth;  
And I shall hail the main and skies,  
But not my mother earth.  
Deserted is my own good hall,  
Its hearth is desolate;  
Wild weeds are gathering on the wall;  
My dog howls at the gate.

“Come hither, hither, my little page;  
Why dost thou weep and wail?  
Or dost thou dread the billows' rage,  
Or tremble at the gale?  
But dash the tear-drop from thine eye;  
Our ship is swift and strong:  
Our fleetest falcon scares can fly  
More merrily along.”

---

譯詩集第二十五頁

---

“Let winds be shrill, let waves roll high,  
I fear not wave nor wind:

Yet marvel not, Sir Childe, that I  
Am sorrowful in mind;

For I have from my father gone,  
A mother whom I love,

And have no friend, save these alone,  
But thee—and One above.

My father bless'd me fervently,  
Yet did not much complain;

But sorely will my mother sigh  
Till I come back again.”—

“Enough, enough, my little lad!  
Such tears become thine eye;

If I thy guileless bosom had,  
Mine own would not be dry.”

“Come hither, hither, my stanch yeoman;  
Why dost thou look so pale?

Or dost thou dread a French foeman,  
Or shiver at the gale?”—

“Deem'st thou I tremble for my life?  
Sir Childe, I'm not so weak;

But thinking on an absent wife  
Will blanch a faithful cheek.

---

譯詩集第二十六頁

---

My spouse and boys dwell near thy hall,  
Along the bordering lake,

And when they on their father call,  
What answer shall she make?"—

"Enough, enough, my yeoman good,  
Thy grief let none gainsay;

But I, who am of lighter mood,  
Will laugh to flee away."

For who would trust the seeming sighs  
Of wife or paramour?

Fresh feares will dry the bright blue eyes  
We late saw streaming e'er.

For pleasures past I do not grieve,  
Nor perils gathering near;

My greatest grief is that I leave  
No thing that claims a tear.

And now I'm in the world alone,  
Upon the wide, wide sea:

But why should I for others groan,  
When none will sigh for me?

Perchance my dog will whine in vain,  
Till fed by stranger hands;

But long ere I come back again  
He'd tear me where he stands.

---

譯詩集第二十七頁

---

With thee, my bark, I'll swiftly go  
Athwart the foaming brine;  
Nor care what land thou bear'st me to,  
So not again to mine,  
Welcome, welcome, ye dark-blue waves!  
And when you fail my sight,  
Welcome, ye deserts and ye caves!  
My Native Land—Good Night!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o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 except their sun, is set.

The Scian and the Teian muse,  
The hero's harp, the lover's lute,  
Have found the fame your shores refuse:  
Their place of birth alone is mute  
To sounds which echo further west  
Than your sires' "Islands of the Blest."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 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

A king sate on the rocky brow  
Which looks o'er sea-born Salamis;  
And ships, by thousands, lay below,  
And men in nation;—all were his!  
He counted them at break of day—  
And when the sun set where were they?

---

譯詩集第二十九頁

---

And where are they? 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 On the voiceless shore  
The heroic lay is tuneless now—  
The heroic bosom beats no more!  
And must thy lyre, so long divine,  
Degenerate into hands like mine?

'T is something, in the dearth of fame,  
Though link'd among a fetter'd race,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Even as I sing, suffuse my face;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 here?  
For Greeks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Must we but weep o'er days more blest?  
Must we but blush?—Our fathers bled.  
Earth!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  
Of the three hundred grant but three,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What, silent still? and silent all?  
Ah! no;—the voices of the dead  
Sound like a distant torrent's fall,  
And answer, "Let one living head,  
But one arise,—we come, we come!"  
'T is but the living who are dumb.

---

譯詩集第三十頁

---

In vain—in vain: strike other chords:  
    Fill high the cup with Samian wine!  
Leave battles to the Turkish hordes,  
    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  
Hark! rising to the ignoble call—  
How answers each bold Bacchanal!

You have the Pyrrhic dance as yet;  
    Where is the Pyrrhic phalanx gone?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You have the letters Cadmus gave—  
Think ye he meant them for a slave?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We will not think of themes like these!  
It made Anacreon's song divine:  
    He served—but served Polycrates—  
A tyrant; but our masters then  
Were still; at least, our countrymen.

The tyrant of the Chersonese  
    Was freedom's best and bravest friend;  
That tyrant was Miltiades!  
    Oh! that the present hour would lend  
Another despot of the kind!  
Such chains as his were sure to bind.



---

譯詩集第三十一頁

---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n Suli's rock, and Parga's shore,  
Exists the remnant of a line  
Such as the Doric mothers bore;  
And there, perhaps, some seed is sown,  
The Heracleidan blood might own.

Trust not for freedom to the Franks—  
They have a king who buys and sells;  
In native swords, and native ranks,  
The only hope of courage dwells:  
But Turkish force, Latin fraud,  
Would break your shield, however broad.

Fill high the bowl with Samian wine!  
Our virgins dance beneath the shade—  
I see their glorious black eyes shine;  
But gazing on each glowing maid,  
My own the turning tear-drop laves,  
To think such breast must suckles slaves.

Place me on Sunium's marbled steep,  
Where nothing, save the waves and I,  
May hear our mutual murmurs sweep;  
There, swan-like, let me sing and die:  
A land of slaves shall ne'er be mine—  
Dash down yon cup of Samian wine!

Byron.

TO A LADY

Who presented the author with the velvet band  
which bound her tresses.

This Band, which bound thy yellow hair,  
Is mine, sweet girl! the pledge of love;  
It claims my warmest, dearest care,  
Like relics of saints above.

Oh! I will wear it next my heart;  
'T will bind my soul in bonds to thee:  
From me again 't will ne'er depart,  
But mingle in the grave with me.

The dew I gather from thy lip  
Is not so dear to me as this;  
That I but for a moment sip,  
And banquet on a transient bliss:

This will recall each youthful scene,  
E'en when our lives are on the wane;  
The leaves of love will still be green  
When memory bids them bud again.

Oh! little lock of golden hue,  
In gently waving ringlets curl'd,  
By the dear head on which you grew,  
I would not lose you for a world.

Not though a thousand more adorn  
The polish'd brow where once you shone,  
Like rays which gild a cloudless morn,  
Beneath Columbia's fervid zone.

Byron.

**LIVE NOT THE STARS AND THE MOUNTAINS**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dropping caves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lve this clo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Byron.

A RED, RED ROSE.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a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 '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Burns;

DEPARTURE OF THE SWALLOW.

And is the swallow gone?  
Who beheld-it?  
Which way sailed it?  
Farewell bade it none?  
No mortal saw it go:—  
But who doth hear  
Its summer cheer  
As it flitteth to and fro?  
So the freed spirit flies!  
From its surrounding clay  
It steals away  
Like the swallow from the skies.  
Wither? wherefore doth it go?  
'Tis all unknown;  
We feel alone  
What a void is left below.

Howitt.

A SONG.

A widow bird sate mourning for her love  
Upon a wintry bough;  
The frozen wind crept on above,  
The freezing stream below.

There was no leaf upon the forest bare,  
No flower upon the ground,  
And little motion in the air  
Except the mill-wheel's sound.

Shelley.

**SAKONTALA.**

Willst du die Blüthe des frühen, die Früchte des  
späteren Jahres,  
Willst du, was reizt und entzückt, Willst du was sättigt  
und nährt,  
Willst du den Himmel, die Erde, mit einem Namen  
begreifen,  
Nenn' ich Sakontala, dich, und so ist alles gesagt.

Goethe 1791

Wouldst thou the young year's blossoms and the fruits  
of its decline,  
And all by which the soul is charmed, enraptured,  
feasted, fed,  
Wouldst thou the earth and heaven itself in one sole  
name combine?  
I name thee, O Sakoontala! and all at once is said?

E. B. Eastwick.

**A PRIMEVAL EDEN,**

A sea of foliage girds our garden round,  
But not a sea of dull unvaried green,  
Sharp contrasts of all colors here are seen;  
The light-green graceful tamarinds abound  
Amid the mango clumps of green profound,  
And palms arise, like pillars gray, between;  
And o'er the quiet pools the seemuls lean,  
Red—red, and startling like a trumpet's sound.  
But nothing can lovelier than the ranges  
Of bamboos to the eastward, when the moon  
Looks through their gaps, and the white lotus changes  
Into a cup of silver. One might swoon  
Drunken with beauty then, or gaze and gaze  
On a primeval Eden, in amaze.

Toru Dutt (Hindoo poetess 1890-1908)



曼殊的譯詩，在南社叢刻，太平洋報，民國雜誌上，都曾登載過，燕子龕殘稿中也輯成一卷；不過並無原文照對，閱者頗感不便。現在我們所輯錄的，譯拜輪贊大海，去國行，哀希臘，答美人贈束髮繻帶詩，根據拜輪詩選和潮音；譯拜輪星耶峯耶俱無生一截，根據文學因緣；譯彭斯頰頰赤牆靡，豪易特去燕，（燕子山僧集以去燕為師梨作，大誤。）師梨冬日，陀露哆樂苑，根據潮音；譯瞿德題沙恭達羅詩，根據文學因緣。星耶峯耶一截，在文學因緣上不署作者姓名，今考天義報第十五卷廣告欄所登文學因緣目次，定為拜輪所

---

譯詩集第四十頁

---

作；但又見曼殊所譯南印度瞿沙娑羅海濱遯跡記中，不知何故？曼殊譯詩之可以考見者，大概盡在於此了。拜輪詩選和潮音內，尙有譯拜輪別雅典女郎四章，但據文學因緣自序及目次，指爲曼殊故友盛唐山民所譯，故不錄入。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 曼殊文年月考

曼殊作文的年月，比較詩是容易考證一點。現在根據在各種刊物上發表的先後，再加以別種證明，列表如下：—

### (一) 梵文典自序

發表在一九〇七年九月初一日日本東京出版的天義報第六卷上，但根據年譜，應該是一九〇三年上半年在杭州的作品。雖然作風不類初期，大概是後來加以修改的。

### (二) 女傑郭耳縵

### (三) 嗚呼廣東人

兩首同發表在一九〇三年上海出版的國民日日報上，

上一首十月七，八，十二日；下一首十月二十四日，是這一個時候在上海的作品。

#### (四)文學因緣自序

發表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本書上，照文字內的語氣，是在拜輪詩選脫稿以前做的；又有‘比隨慈母至逗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辭樹’等語，是春天的光景；所以我們承認牠是一九〇六年春天在日本的作品。

#### (五)拜輪詩選自序

文末自署‘光緒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奢天下還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是一九〇六年的作品。此文發表在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的本書上。後來又移去做潮音序，把‘光緒三十 二年’改爲‘戊申’，變成一九〇八年的作品了。

#### (六)海哥美爾氏名畫贊

#### (七)秋瑾遺詩序

(八) 畫譜自序

(九)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

四首同發表在一九〇七年的天義報上，第一首在七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第四卷上，第二第三首在八月初十日出版的第五卷上，第四首在十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八九十卷合冊上，都是這一個時候在日本的作品。

(十)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

發表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文學因緣上，應當是本年在日本的作品。我們主張文學因緣是一九〇六年春天脫稿的，則此文應該歸入一九〇六年。但據周作人君說，此文是和章太炎有關係的（大概經過太炎的潤飾），而太炎到日本是一九〇六年的夏天，與文學因緣脫稿的時期衝突，所以我以為此文是在一九〇七年出版時加入的。

(十一) 題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

---

## 文年月考第四頁

---

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的燕子龕殘稿上，爲曼殊示寂後第五年。查曼殊和調箏人的一段因緣，在一九〇九年赴南洋以前，而此文中有‘雪深風急’語，當是一九〇九年歲首在日本的作品。‘眉史’殘稿誤作‘女史’，今據小說大觀第五集及半月雜誌第三卷第十六號所印小影片改正。

### (十二) 英文潮音自序

發表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潮音上，文中自署 MCMIX，應是一九〇九年作品。

### (十三) 畫跋二十七則

曼殊的畫跋，散見在文學因緣，天義報，真光畫報，及蔡哲夫輯印的曼殊上人妙墨冊子等處，除去了重複的，還有二十七則。此二十七則當然不是一個時候的作品，最早的紀年癸卯，是一九〇三年，最遲的杭州緜光菴聞鵲聲，在一九〇九年，大概是這七年內的作



品了。

(十四)南洋話

(十五)馮春航談

(十六)華洋義賑會觀

三首同發表在一九一二年上海出版的太平洋報上，第一首四月七日，第二首四月二十日，是從爪哇初還上海時候的作品；第三首五月二十八日，是到過日本後再還上海時候的作品。

(十七)燕影劇談

發表在一九一三年上海出版的生活日報上，日子是十一月十七日，是這一個時候的作品。別見燕子龕殘稿，但題目改爲談劇，內容又被削去後半截，其他字句亦微有不同。

(十八)雙桴記序

文末自署‘甲寅七月七日’，是一九一四年的作品。

---

文年月考第六頁

---

發表在本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雜誌第一卷第四號上。

(十九) 三次革命軍題辭

發表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本書上，是這一年在日本的作品。

(二十) 送鄧邵二君序

文末自署‘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是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的作品。大概在本年的民國日報上是發表過的，不過該舊報不在手頭，所以查不出月日了。

## 文集目次

### (甲) 序跋類

梵文典自序

文學因緣自序

拜輪詩選自序

畫譜自序

潮音自序(英文)

秋瑾遺詩序

雙杯記序

三次革命軍題辭

送鄧邵二君序

畫跋二十七則

---

文集目次第二頁

---

(乙) 雜文類

女傑郭耳縵

嗚呼廣東人

海哥美爾氏名畫贊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

題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

南洋話

馮春航談

華洋義賑會觀

燕影劇談



序 跋 類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聞：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恆，遍十方以平等；學之書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觀之誦之，必證不壞之法身；諸教之根本，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歐洲通行文字，皆原於拉丁，拉丁原於希臘，由此上溯，實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學，唯有梵文漢文二種耳，餘無足道也。顧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現存龍藏者，唯唐智廣所選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文法，一切未詳；此但持咒之資，無以了知文義。襁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遊暹羅，逢

## 序跋類第二頁

鞠率磨長老，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衲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年，祇以行脚勞勞，機緣未至。嗣見西人選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默相符會。正在究心，適南方人來，說鞠率磨長老已圓寂矣，爾時衲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率磨長老之志，而作此書。非謂佛刹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抑今者佛教大開，光明之運，已萌於隱約間，十方大德，必有具奮迅勇猛大雄無畏相者。詞無礙解，當有其人。他日圓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滿娑婆即嬰；雖慧根微弱，冀願力莊嚴，隨諸公後。若夫忘言忘思，筌蹄俱廢，奚以是爲？然能爾也。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



文學因緣自序

先是在香江讀 Candlin 師所譯葬花詩，詞氣湊泊，語無增減；若法譯離騷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綿素馨，遷地弗爲良。况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祇謂文詞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墜乎後矣。漢譯經文，若‘輸盧迦’，均自然綴合，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瑰琦，斯梵章所以爲天書也。今吾漢土末世昌披，文事弛淪久矣。大漢天聲，其真絕耶？比隨慈母至逗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辭樹。偶錄是編，閩江諸友，願爲之刊行，得毋靈府有難塵泊者哉？曩見 James Legge 博士譯述詩經全部，

#### 序跋類第四頁

其靜女雄雉漢廣數篇，與 Middle Kingdom 所載不同，谷風鵲巢兩篇，又與 Francis Davis 所譯少異；今各錄數篇，以證同異。伯夷叔齊采薇歌，懿氏繇，擊壤歌，飯牛歌，百里奚妻琴歌，箕子麥秀歌，篋篋引，宋城者謳，古詩行行重行行，及杜詩國破山河在等，亦係 Legge 所譯。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吳歌，杜甫佳人行，班固怨歌行，王昌齡閨怨，張籍節婦吟，文文山正氣歌等，係 Giles 所譯。采茶詞亦見 Williams 所著 The Middle Kingdom, 係 Mercer 學士所譯。其餘散見羣籍，都無傳譯者名。尙有山中問答，玉階怨，贈汪倫數首，今俱不復記憶。畏友仲子嘗論‘不知心恨誰’句，英譯微嫌薄弱。衲謂第以此土人譯作英語，恐彌不逮，是猶倭人之漢譯，其蹇澀殊出意表也。又如‘長安一片月’，尤屬難譯，今英譯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譯擺倫哀希臘詩，亦宛轉不離原意，

---

## 序跋類第五頁

---

惟稍遜新小說所載二章，蓋稍失麤豪耳。顧歐人譯李白詩不可多得，猶此土之於 Byron 也。其留別雅典女郎四章，則故友譯自 Byron 集中。沙恭達羅 (Śakountalā) 者，印度先聖毘舍密多羅 (Viśwāmitra) 女，莊豔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娑 (Kalidasa) 作 Śakoontalā 劇曲，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 (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先登者。) 始譯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爲譬說，遂爲之頌，則沙恭達綸一章是也。Eastwick 譯爲英文，裒重遂譯，感慨繫之。印度爲哲學文物源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h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裒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閎美。而今極目五天，荒坵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吊斷塔頽垣，淒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

---

序跋類第六頁

---

山碧，王舍號風萬木煙’句，不亦重可哀耶！曼殊。



---

## 序跋類第七頁

---

### 拜輪詩選自序

去秋，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衲於祇桓精舍，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爲破碎過甚。衲喟然歎曰：“譯事固難；况譯以英文，首尾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端，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士屬衲爲購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衲語居士：“震旦萬事蕭墜，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Celestial Empire），亦將爲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秣陵過歸將母，病起旬臈，搦筆譯拜輪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乎氣體；然

---

序跋類第八頁

---

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如衲舊譯頰頰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束髮毳帶詩數章，可爲證已。古詩‘思君令人老’，英譯作‘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辭氣相副，正難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

序跋類第九頁

---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顧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寧足以勝鞮寄之任！今譯是篇，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奢’天下還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

畫譜自序

昔人謂山水畫自唐始變，蓋有兩宗，李思訓王維是也。(後稱王維畫法爲南宗，李思訓畫法爲北宗；又分勾勒，皴擦二法：勾勒用筆，腕力提起，從正鋒筆嘴跳力，筆筆見骨，其性主剛，故筆多折斷，此歸北派；皴擦用筆，腕力沈墜，用惹側筆身拖力，筆筆有筋，其性主柔，故筆多長韌，此歸南派。) 李之傳爲宋王詵，郭熙，張擇端，趙伯駒，伯驥，及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皆屬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同，(一名種，又作童，宣和畫譜作仝。) 李成，李公麟，范寬，董元，(一作源) 巨然，及燕肅，趙令穰，元四大家，皆屬王派。李派板細乏士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鄭虔，盧鴻一，張



## 序跋類第十一頁

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馬和之，高克恭，倪瓚輩，又如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及至今人，多忽略於形像，故畫焉而不解爲何物，或專事臨摹，苟且自安，而詡詡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規摹古人，雖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麗，寂相盈眸。爾時何震搜衲畫，將付梨棗。顧衲經鉢飄零，塵勞行脚，所續十不一存，但此殘山水若干幀，屬衲序之。嗟夫，漢畫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於斯，迹彼心情，別有懷抱。然而亡國留痕，夫孰過而問者？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粵東慧龍寺曼殊。

潮音自序

Byron and Shelley are two of the greatest British poets. Both had the lofty sentiment of creation, love, as the theme of their poetic expressions. Yes, although both wrote principally on love, lovers, and their fortunes, their modes of expression differ as widely as the poles.

Byron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luxury, wealth, and liberty. He was an ardent and sincere devotee of liberty;—yes, he dared to claim liberty in every thing—great and small, social or political. He knew not how or where he was extreme.

Byron's poems are like a stimulating liquor,—the more one drinks, the more one feels the sweet fascination. They are full of charm, full of beauty, full of sincerity throughout.

In sentimentality, enthusiasm and straight-forwardness of diction, they have no equal. He was a free and noble hearted man. His end came while he was engaged in a noble pursuit. He went to Greece, where he sided with the patriots who were fighting for their liberty. His whole life, career and production are inter-twined in Love and Liberty.

Shelley, though a devotee of love, is judicious and pensive. His enthusiasm for love never appears in any strong out-burst of expression. He is a "Philosopher-lover". He loves not only the beauty of love, or love

---

序 跋 類 第 十 三 頁

---

for love, but “love in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in love”. He had depth, but not continuance: energy without youthful devotion. His poems are as the moonshine, placidly beautiful, somnolently still, reflected on the waters of silence and contemplation.

Shelley sought Nirvan in love; but Byron sought Action for love, and in love. Shelley was self-contained and quite engrossed in his devotion to the Muses. His premature and violent death will be lamented so long as English literature exists.

Both Shelley and Byron’s works are worth studying by every lover of learning, for enjoyment of poetic beauty, and to appreciate the lofty ideals of Love and Liberty.

In these pages, I have the honour to offer my readers translations of a few poems from the works of Byron.

Hereafter, I shall try my best, to present the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 reknowned Sakuntala of the famous poet Kalidasa of Hindustan, the Land of Lord Sakya Buddha.

That the labour bestowed on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will be appreciated by my readers is the writer’s earnest desire.

Mandju

MCMIX.

秋瑾遺詩序

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爲四生請命，近日一大公案。秋瑾素性，余莫之審，前此偶見其詩，嘗謂女子多風月之作，而不知斯人本相也。秋瑾死，其里人章炳麟序其遺詩，舉袁公越女事。嗟夫，亡國多才，自古已然！余幼誦明季女子絕命詩云，——

影照江干不暇悲

永辭鸞鏡斂雙眉

朱門曾識諧秦晉

死後相逢總未知

征帆已說過雙姑

掩淚聲聲泣夜烏

葬入江魚波底沒

不留青塚在單于

序跋類第十五頁

少小伶仃畫閣時      詩書曾拜母兄師  
濤聲夜夜催何急      猶記挑燈讀楚辭

生來弱質未簪笄      身沒狂瀾歎不齊  
河伯有靈憐薄命      東流直繞洞庭西

當年閨閣惜如金      何事牽裾逐水濱  
寄語雙親休眷戀      入江猶是女兒身

遮身只是舊羅衣      夢到湘江恐未歸  
冥冥風濤又誰伴      聲聲遙祝兩靈妃

厭聽行間帶笑歌      幾回腸斷已無多  
青鸞有意隨王母      空費人間設網羅

---

序跋類第十六頁

---

國史當年強記親

殺身自古以成仁

簪纓雖愧奇男子

猶勝王朝供事臣

悲憤纏綿，不忍卒讀；蓋被虜不屈，投身黃鶴渚而死者。善哉，善男子，善女人，諦思之。視死如歸，嗚噓盛哉。香山蘇子穀扶病云爾。

---

## 序跋類第十七頁

---

### 雙杯記序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尖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願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艷，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牀，拘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菴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粵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

---

序跋類第十八頁

---

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甲寅七月七日。





三次革命軍題辭

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璧。會戊戌政變，中原鼎沸，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一夕擲筆長歎曰：“粵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終無成也。”遂絕食而殞。君亦翩然遐征，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前年於海上遇之，正君倉皇去國之日；余方願其有邁世之志，用釋勞生。比日君自美利堅國觀巴拿瑪大會造游記以歸，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愀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終日解衣覓蠶而外，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若夫傅嘏所云：‘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者，斯無望已。曼殊題。

送鄧邵二君序

余游東島歸，遇鄧孟頌邵中子於春申江上。二君天性孝友，寬平而不伎，質淨而無求，昔人所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不以時勝道’者；故與之游，忘日月之多也。今孟頌就王博士之召，中子作邊地之游，悱然有感於離合之數；余亦將有意大利之行，絕域停驂，胡姬酒肆。遙念二君白馬驕行，山川動色。卽他日以臥雪之身，歸來鄉國，復見二君含飴弄孫於桃花雞犬之間，不爲亡國之人，未可知也。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

畫 跋

癸卯，入吳門，道中聞笛，陰深淒楚，畫示諸同學。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唯有放聲恫哭，足以酬之耳。”今裨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菴，老僧索畫，忽憶天然和尚詩云，——

|                  |         |
|------------------|---------|
| 悵望 <u>湖州</u> 未敢歸 | 故園楊柳欲依依 |
| 忍看國破先離俗          | 但道親存便返扉 |
| 萬里飄蓬雙布履          | 十年回首一僧衣 |
| 悲歡話盡寒山在          | 殘雪孤峯望晚暉 |

---

序跋類第二十二頁

---

卽寫此贈之。

癸卯，南游客盤谷，西村澄君過我，以耶馬谿  
夕照圖一幀見贈，並索予畫。予觀西村傑作，有唐人  
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誠爲空谷之音  
也。遂縱筆作此答之。

甲辰，由暹羅之錫蘭，見崦嵫落日。因憶法顯  
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游跡所經，均成  
往迹。余以繫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  
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  
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      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      白馬投荒第二人

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

序跋類第二十三頁

---

甲辰，南歸嶺海，風雨連縣，故友念安屬作茅菴借隱圖。及後歸自星州，忽聞念安已辭塵世矣。但見三尺新墳，芳草成碧，鄰笛之恫，烏能已已！

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

乙巳，羈秣陵，偕季平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百感交集，畫示季平。

乙巳，與季平行脚秣陵，金鳳出素絹索畫，未成而金鳳他適。及後渡湘水，作此寄之，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

丙午元旦，與申叔過馬關作。

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

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一幅贈別。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曼殊。

余作江干蕭寺圖，將寄梵土；及過申江，周子柏年見而愛之，則以轉贈。

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余嘗作江干蕭寺圖贈別，距今半載，剎那間耳。扶病作此，以寄知音。

懷寧鄧繩侯先生菽孫，爲石如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共晨夕者彌月。後余離皖之滬；月餘，申叔亦

---

序跋類第二十五頁

---

來，出先生贈余一絕云，——

寥落枯禪一紙書      欹斜淡墨渺愁予

酒家三日秦淮景      何處滄波問曼殊

今別先生，不覺半載，積愒累悌，云何不感？畫此奉寄。丙午，曼殊記。

丙午，重過莫愁湖，畫寄申叔。

丙午初秋，須磨海岸，送水野氏南歸。

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

終古高雲簇此城      秋風吹散馬蹄聲

河流大野猶嫌束      山入潼關不解平

序跋類第二十六頁

余常誦之。今奉慈母遂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  
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

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  
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  
感耶？

聞道孤山遠      孤山卻在斯  
萬方多難日      一塢獨棲時  
世遠心無碍      雲馳意未移  
歸途指鄧尉      且喜夕陽遲

孤山非自，鄧尉非他，徧此法界，達摩羯邏。曼殊。

始夜楓林初下葉      清秋弦月欲生華  
涼凝露草流螢緩      雲斷西峯大火斜



後知此畫紙細細  
 頗以手却知在光  
 筆墨掩蓋生三  
 種門去從歸白  
 書和長作此目已  
 依耳聲又列多法  
 近上亦未是法真  
 何天北回首若日  
 此畫乃母：抽紙心  
 似此請到陽世身  
 似珍銅身似似舒  
 似與：似有蓮白  
 在畫則任向主去去  
 銷魂紙能江世能奏  
 若：若嘉嘉：若：若  
 身錄大師：身身  
 身身：身身：身身



曼殊遺畫



---

序 跋 類 第 二 十 七 頁

---

藏壑餘生驚逝水      迷津天上惘星槎  
興亡聚散經心地      高柳蕭森隱荻花

曼殊寫王船山詩意。

誰知臥處徘徊      謝庭風景都非舊  
畫堂塵掩      蓬生三徑      門垂疎柳  
白晝初長      清風自至      流年空又  
看多情燕子      飛來還去      真個不  
堪回首  
昔日嬌隨阿母      學拈鍼臨窗挑繡  
斜陽樓外      熨殘銅斗      線紋舒縵  
蠶欲三眠      鶯還百轉      落花時候  
問重來應否銷魂      試聽江城笳奏

右錄明末女子素嘉水龍吟一闋，綠慘紅愁，一字一淚。

嗚呼，西風故國，衲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傾城大家命畫一顧樓圖，曼殊續於嵎夷。

華嚴瀑布在日光山，蓬瀛絕勝處也。仲子曾作華嚴瀑布詩十有四章，詞况麗贍。又憶昔入羅浮，過黍珠菴，讀破壁間何氏女詩，有：‘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風。’亦可誦。吾今作是圖，未識可有華羅之勝否？

惟東漢孝明皇帝永平七年，歲次甲子，勅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西尋佛法。至印度國，延迦葉摩騰，竺法蘭，將白氈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卷，載以白馬，以永平十年，歲次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至于洛陽。帝悅，造白馬寺于城西雍門外，譯四十二章經，是爲像教東流之始。曼殊

---

序跋類第二十九頁

---

畫此，并識。

昔人天津橋聽鶻詞云：‘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鶻。’衲今秋弛擔韜光菴，夜深時聞鶻聲，拾筆圖此，並柬季平一詩。詩曰，——

劉三舊是多情種      浪迹煙波又一年  
近日詩腸饒幾許      何妨伴我聽啼鶻

久別慧子，忽辱寄詩，有‘乞寫萬梅圖詔我，一花一佛合皈依’句，因續此以報。

‘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寫憶翁詩意。

---

序跋類第三十頁

---

曼殊的序跋，現在搜集得到十首，（畫跋二十七則，合併算一首。）梵文典自序，畫譜自序，秋瑾遺詩序，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日本東京出版的天義報輯錄。文學因緣自序，拜輪詩選自序，英文潮音自序，雙桺記序，三次革命軍題辭，各從本書輯錄。拜輪詩選自序，別見潮音，被改爲潮音序；原文光緒三十二年作，即公元一九〇六年。潮音序移下兩年，改爲戊申作，即公元一九〇八年，但內容却沒有變動。（燕子龕殘稿於潮音序內，改爲光緒三十二年作，大誤。）送鄧邵二君序，從友人處鈔來。畫跋二十七則，

---

序跋類第三十一頁

---

從文學因緣，天義報，真光叢報，及曼殊遺畫，  
混合輯錄，有幾則各處複見，而字句或年歲不同  
的，今依文學因緣和天義爲準。一九二七年五月  
編者記。









雜文類



女傑郭耳縵

女傑與無政府黨

咄！咄！！咄!!!北美合衆國大統領麥堅尼，於西曆一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十四日，被棗高士刺斃於紐育博覽會。捕縛之後，受裁判。棗高士聲言：“行刺之由，迺聽無政府黨鉅魁郭耳縵女傑之演說，有所感憤，決意殺大統領者也。”

當局者下捕郭耳縵女傑之令，追尋四日，竟由無政府黨員西腦李斯之住宅就縛。

女傑之素行

郭耳縵年三十二，生於俄京聖彼得堡。當十六年前，姊妹偕至美國，定居於洛旗斯達。身在中流社會，常寄同情於不幸之貧民；被種種不正裁判事件所驅，竟投身於無政府黨，以鼓吹該黨之主義為生涯。

#### 女傑與棗高士之關係

郭耳縵與棗高士無深交，彼此僅面會一次，親與談話，亦不過片刻之間耳。五月中旬，郭耳縵在庫黎烏蘭市開演講會二次；時棗高士臨會，聽其議論，雄心勃勃，謀殺大統領之機已動於此。政府指女傑為暗殺之教唆者，非偶然也。

#### 女傑之氣燄

郭耳縵曰：“無政府黨員，非必須嗾使棗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大統領何人？自無政府黨之眼視之，不過一最無學無用之長物已耳！有何所尊崇？然則無政府黨亦何為而必加刃於此無用之長物也耶？當世

之人，於大統領之被殺也，亦非常驚擾，此誠妾所不解者。妾無政府黨員也，社會學者也。無政府黨之主義，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在教育個人，斷非持利用暴力之主義者。妾之對於該犯人之所爲，毫不負其責任，因該犯人依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若直以妾爲其教唆者，則未免過當也。該犯人久苦逆境，深惡資本家之壓抑貧民；失望之極，又大受刺擊，由萬種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同胞之志願者耳。”

### 獄中之女傑

斯時也，女傑拘留獄中，意氣軒昂，毫無挫折。遙見鐵窗之外，哀弔大統領之半旗，飄然高懸於街頭，女傑冷然嘆曰：“大統領死，是奚足怪？人皆有必死之運命，王侯貴族勞動者，何所區別耶？麥堅尼之死也，市民皆爲之惜，爲之悲。何爲乎？特以其爲大統領故，而追悼之耶？吾寧深悼夫市井間可憐勞動者之

死也！”其卓見如此。女傑後卒放免，而棗高士遂定罪。

### 英皇之警戒

英皇愛德威爾七世，因此深爲之懼，日夜孜孜，嚴加警戒；常使數名微服警官，衛護身邊，如秦始皇也者。噫！皇帝，皇帝，誠可憐矣！

### 各國無政府黨之應響

是時各國之無政府黨人，雲起響應：如某寶玉商與法人富塞倫氏論南非洲之慘狀，而歸咎於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寶玉商遂嗾富氏刺殺張伯倫，而富氏不允諾；寶玉商怒甚，即在地上執起鐵棒，將富氏擊斃，此寶玉商固有名之社會黨員也。同日又有加拿大警電，云英國皇太子巡遊殖民地之時，有無政府黨員，抱暗殺之目的，同到市中。後市長知之，嚴爲防護，迺免。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奧匈國皇后以利沙

---

## 雜文類第五頁

---

伯託，正徒步遊覽於瑞西國更富市間，忽被二十五歲之工人所誅；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路易基爾秦之所爲乎？又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九日，意帝夫母倍爾德一世，由羅馬市郊外蒙薩村之歸途，殞於兇人之手；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布列西之所爲乎？又千九百〇一年三月六日，德皇威廉二世，赴布內門市之火車站，途中遇一工人，持鐵片襲來，帝迺負傷。又千九百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比利時今皇雷阿活爾二世，嘗受短銃彈丸，幸負微傷；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夫爾諾之所爲乎？繼此風雲，尙不知其何所極也！

嗚呼廣東人

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我廣東人手。我想這般說，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豈我廣東人，生來就是這般亡國之種麼？我想中國二十一行省，風氣開得最早者，莫如我廣東。何也？我廣東濱於海，交通最利便，中外通商以來，我廣東人於商業上，最是狡猾。華洋雜處，把幾分國粹的性質，淘溶下來；所以大大地博了一個開通的名氣。這個名氣，還是我廣東的福，還是我廣東的禍呢？咳，據我看來，一定是我廣東絕大的禍根了！何也？開通二字，是要曉得祖國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們必要看外國內國的情勢，外種內種逼處的情形，然後認定我的位



---

## 雜文類第七頁

---

置。無論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萬萬是逃不過，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可以發生枝葉的。依這講來，印在我廣東人身上，又是個甚麼樣兒？我看我廣東人開通的方門，到也很多。從維新的志士算起，算到細崽洋奴，我廣東人夠得上講開通二字者，少講些約有人數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實在比較不來。然而我廣東開通的人，雖有這樣兒多，其實說並沒有一個人，也不爲過。何也？我廣東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質，看見了洋人，就是父爺天祖，也沒有這樣巴結。所以我廣東的細崽洋奴，獨甲他省。我講一件故事，給諸位聽聽：香港英人，曾經倡立維多利亞紀念碑，並募恤南非洲戰事之死者二事，而我廣東人相率捐款，皆數十萬，比英人自捐的還多數倍；若是遇了內地的甚麼急事，他便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毫不關心。所以這樣兒人，已經不是我廣東人了！咳，那曉得更奇呢！我

們看他不像是廣東人；他偏不願做廣東人，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弔，去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並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虐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你看這種人於廣東有福？於廣東有禍？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廣東人曰：“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裏。”

於今開通的人講自由，自思想言論自由，以至通商自由，信教自由，却從沒有人講過入籍自由；因為這國籍是不可紊亂的。你們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別人之祖宗為祖宗，你看這種人還講甚麼同胞？講甚麼愛國？既為張氏的子孫，便可為李氏的子孫。倘我中國都像我廣東，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許多慣門歸化的人。嗚呼我廣東！嗚呼我廣東！這是我廣東開通的好結果！這是我廣東人開通的好結果！

---

## 雜文類第九頁

---

我久居日本，每聞我廣東人入日本籍者，年多一年。且日本收歸化順民，須富商積有資財者，方准其入歸化籍；故我廣東人，旅居橫濱神戶長崎大阪等處，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護，而誑騙欺虐吾同胞。東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見。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商而先亡己國！你看我中國尙可爲嗎？你看我廣東人的罪尙可逭嗎？吾思及此，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海哥美爾氏名畫贊

此勞動者同盟罷工時，室人憔悴，幼子啼饑之狀也。英國海哥美爾氏，悲愍貧人，而作是圖，令閱者感憤無已，豈獨畫翁之畫云爾哉！曼殊。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

丙午秋，余歸至滬濱，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偶於故紙堆中，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英姿活現，想見婆心；慕戀之誠，其何能已？傍繫辭曰：“Louise Michel was really a Kind—hearted woman, who only dreamed of bettering humanity, Personally she would not have harmed a fly” 美氏生平事業，已見天義第二卷。嗟嗟，極目塵球，四生慘苦，誰能復起作大船師如美氏者耶？友人詩云：“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曼殊誌。

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

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年，巡禮斯地，以其爲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旣造石馬，復建石柱；因是大聖誕生之地藍毗尼，旣免戶稅，王與有慈惠焉。震旦慧龍寺沙門曼殊譯。

題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

無量春愁無量恨 一時都向指間鳴  
我已袈裟全溼透 那堪重聽割雞箏

樓上玉笙吹徹 白露冷飛瓊珮玦  
黛淺含顰 香殘樓夢 子規啼月

揚州往事荒涼 有多少愁縈思結

燕語空梁 鷗盟寒渚 畫闌飄雪

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並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闕，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鳳泊；裒本工愁，云胡不感！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雪螭拜。

南洋話

衲南巡爪哇二次，目擊吾邦父老，苦荷人苛法久。爪哇者，即佛國記所云耶婆提是；法顯紆道經此時，黃人足跡尙未至也。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風宿雨，闢有蠻荒。迄萬曆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迺至今日，華僑人數，即爪哇一島而論，既達三十餘萬，蔚爲大國矣。誰知荷人蠶食南洋，三百年來，以怨報德，利我華人不識不知，施以重重壓制。紅河之役，復糜吾先人血肉殆盡；今雖子孫不肖，猶未付之淡忘。乃開春中華民國甫成，而荷人又以淫威戮我華胄，辱我國旗。嗚呼，荷蘭者，真吾國人九世之仇也！今者當道羣公，已與荷政府辦嚴重交涉，固吾新



---

雜文類第十五頁

---

國墮地啼聲，應該一試；唯衲更有願望於羣公者，即非廢却一切苛則弗休也。後此當重訂商約，遣艦游弋，護衛商民，分派學人，強迫教育，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烟水氣，則人誰其侮我者？爪哇野老嘗爲衲言：“昔千餘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復返。我華人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以鐵爲路識之。’”今鐵道剛築至該地，寧非華僑業盡福生之朕耶！

馮春航談

前夕亞子要衿往觀血淚碑一劇，觀畢，衿感喟無已。春航所唱西曲，節奏過促，祇宜於 Meet me by moon Light 之調。又春航數年前所唱西曲，無如今日之美滿，實覺竿頭日進，劇界前途，大有望於斯人云。憶曩日觀九襲衣一劇，衿始而歔歔，繼則淚潛潛下透羅巾矣。人謂衿天生情種，實則別有傷心之處耳。

華洋義賑會觀

昨日午後三時，張園開華洋義賑會，衿往參觀，紅男綠女，極形踴躍；足徵中外衆善之慈祥，衿當爲蒼生重復頂禮，以謝善男善女之隆情盛意也。惟有一事，所見吾女國民，多有奇特裝束，殊自得意，以爲如此則文明矣。衿敬語諸女同胞，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之語爲鏡臺格言，則可耳。

燕影劇談

余竊滬向不觀新劇。間嘗被校書輩強余赴肇明，觀拿破崙一齣，節奏支離，茫無神彩；新劇不昌，亦宜然矣。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籲天錄，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蓑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麤劣語句，蓋多浮燥少年屢入耳。今海上梨園所排新戲，俱漫衍成篇；間有動人之處，亦斷章取義而已，於世道人心何補毫末？約翰書院某君爲余言：“青年會有精通英吉利語數君，近亦知略習沙士比劇曲，將於此土演而行之。”余曰：“亦誠善哉，第不知數君將以原文演唱，抑譯而出之耶？二者都非其時也。何則？一以國人未嘗涉獵域外文學風化，二無善知識，如日本

## 雜文類第十九頁

坪內雄藏耳。坪內生平究心沙氏之學，且優於文事者也。燕影肄業早稻田，爲燕影教授，又嘗觀其親演丹麥國皇子威烈德一齣於帝國劇場；此爲沙氏悲劇，畏廬居士所譯吟邊燕語鬼詔一則，其梗概也。夫以博學多情如坪內，尙不能如松雪畫馬，得其神駿，遑論淺嘗者哉？若謂如歐美士人，建設沙氏學會，專攻其業，燕影有厚望焉。”滬上聞改良新劇之聲久矣；然其所謂社會教育者，果安在耶？迹彼心情，毋亦以佈景胡裝，兼淺學諸生抄自東籍諸新名辭，爲改良耳；於導世誘民之本旨何與焉？世衰道微，余實爲歎。曩者友人言新民主劇頗能感人，余昨夕病稍脫體，姑往觀之。趣劇名棄舊憐新，尙多牽強之處。正劇名張誠，亦能描摹社會情態；黃小雅去張誠，聲容並茂，出其孝悌之心，所以懲天下之爲人繼母者。此劇悲歡離合，正近情理，能令人喜怒哀樂。以新民主諸君俱有愍人之

---

雜文類第二十頁

---

至意，相彼昧者，其有昭乎！聞有惡家庭一劇，爲藥風君傑作，余病未能往觀；普願滬上善男善女，莫以新劇盡不合時宜而忽之可耳。燕影自惜貧如潦水之蛙，不能締造一新劇院於滬濱也。歐美劇曲，多出自詩人之手；吾國風人，則僅能爲歌者一人標榜，大有甘隸妝臺之意，此今日梨園名角賈碧雲梅蘭芳馮春航毛韻珂之所以得黨魁之目也。燕影亦嘗於彥通席上，爲詩以贈碧雲，有‘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之句，余以碧雲溫文爾雅，故云；非如小鳳之以梅郎爲天仙化人。誰料旬日之間，友人咸稱我爲賈黨，亦奇矣！文人好事，自古已然。若夫強作知音，周郎自命，乃增緣導慾之事，其智反在梅賈馮毛之下矣！

曼殊的雜文，搜集得到十首。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從國民日日報輯錄。海哥美爾氏名畫贊，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從天義報輯錄。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譯文，從文學因緣輯錄。題百助眉史小影片寄天笑，從小說大觀第五集及半月雜誌第三卷第十六號輯錄。南洋話，馮春航談，華洋義賑會觀，從太平洋報輯錄。燕影劇談，從生活日報輯錄。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 書札集目次

- 與劉三書 (丙午八月蕪湖)  
與劉三書 (丙午八月蕪湖)  
與劉三書 (丙午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丙午十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丙午十一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丙午十二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丁未七月日本)  
與劉三書 (丁未八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

書札集目次第二頁

---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與劉三書 (丁未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正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四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四月日本)

與劉三書 (戊申八月杭州)

與劉三書 (戊申八月杭州)

與劉三書 (戊申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 (戊申九月南京)

與劉三書 (戊申十月南京)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

書札集目次第三頁

---

- 與劉三書（己酉四月日本）
- 與高天梅書（庚戌五月爪哇）
-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庚戌五月爪哇）
- 答瑪德利鴈湘處士書（辛亥七月爪哇）
-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辛亥十月爪哇）
-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一月爪哇）
- 與柳亞子書（辛亥十二月爪哇）
- 答蕭公書（壬子三月上海）
- 與默君女士書（壬子三月上海）
- 與悲華書（壬子三月上海）
- 與劉三書（壬子三月杭州）
- 與葉楚傖（壬子四月上海）
-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四月日本）
-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壬子四月日本）
- 與高天梅書（壬子五月上海）

---

書札集目次第四頁

---

與劉三書（壬子六月日本）

與海上諸友人書（壬子六月日本）

與某君書（壬子七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壬子九月日本）

與劉三書（壬子十一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一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壬子十二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癸丑二月安慶）

與鄭桐蓀書（癸丑三月上海）

---

書札集目次第五頁

---

- 與柳亞子書（癸丑三月上海）  
與鄭桐蓀書（癸丑四月上海）  
與劉三書（癸丑五月盛澤）  
與某公書（癸丑五月盛澤）  
與劉三書（癸丑五月蘇州）  
與劉三書（癸丑六月蘇州）  
與鄭桐蓀書（癸丑十月上海）  
與葉楚槍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葉楚槍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

書札集目次第六頁

---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癸丑十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甲寅正月日本）

與劉三書（甲寅正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甲寅正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甲寅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甲寅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甲寅二月日本）



---

書札集目次第七頁

---

-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甲寅七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甲寅八月日本）  
與鄧孟頌書（甲寅八月日本）  
與鄧孟頌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與鄧孟頌書（甲寅十一月日本）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乙卯三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乙卯四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乙卯五月日本）

---

書札集目次第八頁

---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與劉半農書（丙辰十一月杭州）

與柳亞子書（丁巳二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丁巳二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與柳亞子書（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

書札集第一頁

---

與劉三書

(丙午八月蕪湖)

劉三我兄足下：——前月念旬肅具片楮，何久未蒙賜答？抑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耶？海航哥都不聞動靜，別來無恙否？秋風又一度矣。

中秋前四日，

曼拜。

賜教寄蕪湖赭山皖江中學蘇湜收。

---

書札集第二頁

---

與劉三書

(丙午八月蕪湖)

劉三長者足下：——倉卒爲別，頽頽無已。昨日到蕪；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煥卿徵生與曼日間當拂袖去矣，過江時或可再圖傾倒也。海航清漪兩先生均此。

中秋後四日，

曼拜。

初七日來書接到矣。

與劉三書

(丙午九月上海)

劉三長者足下：——初六日從西湖寄上片楮，已塵清鑒否？曼近日所遭，離奇古怪，待長者今冬回申，當極談耳。曼前離蕪時，已囊空若洗，幸朋友周旋，不致悲窮途也。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游，奈吾表兄尙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無可奈何，遷往愛國，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嗟夫長者，情可以堪？今不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虬轉交蘇文惠收。今冬長者返申，當如數奉還。長者菩薩心腸，必不使我盈盈望斷也。愁次不盡欲言，容

---

書札集第四頁

---

當續呈，敬叩講安。

九月念三日，

曼殊拜。

長者何日返申，望早示知之。



---

書札集第五頁

---

與劉三書

(丙午十月上海)

劉三長者：——前日令弟齋來惠札，並二十元，感佩明德，何可言喻？曼頃已由愛國女校遷來法租界八仙橋西江路鼎吉里第四號夏寓，賜教可逕寄來此處。惟此住址因友人約守秘密，故乞長者秘不以告人，幸甚。曼此後行止，尙未有定，比來寂處小樓學梵文耳。長者何時可以來申，慰此岑寂也。餘非書所能究，寒風蕭瑟，依望珍攝。青漪海航仲梁諸公處乞致聲。

曼殊拜。

---

書札集第六頁

---

與劉三書

(丙午十一月上海)

劉三長者台下：——別來想道履冲和。曼抵滬不覺一週，無一事足爲長者道，迄未肅啓，幸恕我也。曼寓法界鼎吉里，劍公先生常來，昨曾問及長者。少甫先生謂，國粹學堂明春能否開辦，現尙未決，因經濟尙未籌定也。今寄上簡章一張，可知其大概。曼明日又要往溫州一轉，計浹旬可以返申。昔人詩：‘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長者可想而知我爲况矣。

十一月念一日，

曼拜。

海航青漪兩先生均好。



---

書札集第七頁

---

與劉三書

(丙午十二月上海)

劉公足下：——別後思心潭潭，書來良以爲慰，惟諸故人音塵遠隔，不能不頽頽於心耳。杏南兄放舟在何日，晤時乞爲我道念。鍾公亦於明日來申。寒衲送君南浦時，以爲不久當可接席快談，而竟不果，其緣慳耶？寒凝切祈珍攝，以慰此馳想也。

十二月十五日，

博經合十。

與劉三書

(丁未七月日本)

劉三老哥足下：——前此遷居，方付上片楸，託秋枚轉致，今始拜讀十八日來示，如五朵雲之從天飛下，喜可知也。又悉諸故人無恙，大慰下懷。老哥停棹西子湖邊，詩懷必盛，何不示我一二？得以愁餘朗誦，如與君同客秣陵景况也。曼現在東，無一事堪告故人，但多疾病，靜居終日。待二三月後，申公老太太抵此，方能往鄉下與母親同住。老哥與石君丹生同寓否？去冬舟中與石君握別，行將一載，石君無恙耶？前月戴君鴻渠來東京游，與曼相遇，友愛如昔。今戴君已返大阪；寓大阪北區上福島北一丁目七十一，一安靜館。前此又遇吳君中俊（果超，江蘇金山），

## 書札集第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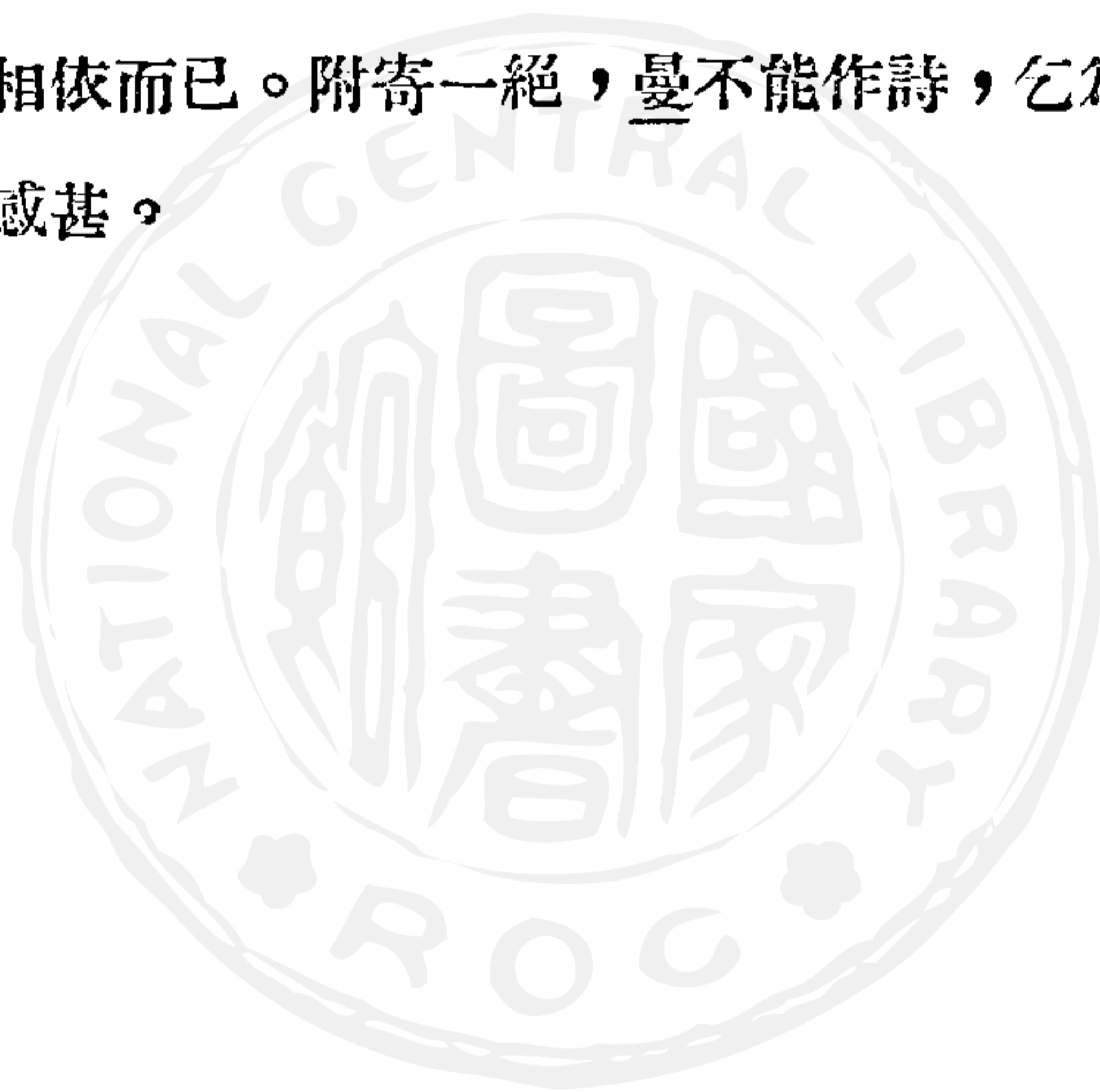
彼云曾在江南陸軍小學，故識余，並問及老哥。後戴君往訪其居，已他遷不遇，想近日回國。老哥知其人否？曼春間妄作梵文典一部，枚公命速將付梓，後以印人索價太奢，（蓋日本尚無此種字母，惟歐洲有之，且有英文插入，故難。）現尙束之篋底。過蒙諸大德賜序，爲卷帙之光。今附寄告白，以塵清覽。又申夫人集畫譜一冊，但願老哥湖山游倦時，各作一序，（曼殊畫譜序，梵文典序。）或詩詞贈我；又望代屬劍公錫我數章，即無上樂。曼決心西游印度，專學古昔言文，願以托鉢之身，未能籌得路費，置之徐圖而已。（前在滬借兄之款，迄未奉還，抱歉之至。叨在故交，敢乞容其時日耳。）曼現暫寓東京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七番瑜伽師地，如賜教言，望寄此處。以後鄉居住址情形，爲當相聞。海航達權兩公，久不聞問，或因通書，幸爲道念。附寄書三冊，啓文八冊，望老哥將

---

書札集第十頁

---

此啓文贈諸居士，當是功德無量矣。又致相片數幅，一爲吾幼時隨大父大母所照，一爲吾母撫余，一爲吾姊。吾大父大母棄余數年，今惟吾母吾姊，與曼三人形影相依而已。附寄一絕，曼不能作詩，乞爲教正覆我，感甚。



---

書札集第十一頁

---

與劉三書

(丁未八月上海)

季平我兄足下：——在東拜讀手示，已經奉答，并付上書籍數冊，相片四張，想已塵清鑒。曼昨由東京回滬，本欲趨杭一叩高齋，并小住西湖。友人均勸曼勿行，蓋曼歸時在長崎旅館沾寒疾，臥牀八日，回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曼抵滬時，適申公老太太前數日已東渡，(聞令弟子守民亦已東遊。)今無有住留之處。舊交都不相逢，殊難爲計，今決於此少作勾留，卽返東與母親同居。此次由東臨行，在家姊處籌得九十元，今以一病用罄。昨日向黃晦聞君處借得元餘，作零用耳。故今欲再問兄處告假四十元；去冬借款迄未奉還，殊大失信，雖在知交，然無時不耿耿也。今

---

書札集第十二頁

---

曼於他處告貸無門，惟待兄款一到，即行東歸。後此情形，容當續陳。肅此敬頌起居，不勝待命之至。

款乞寄至上海鐵馬路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黃晦聞君轉交蘇湜可也，蓋曼現暫居此處。

八月二十二日，

弟曼拜。

---

書札集第十三頁

---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季平我哥垂鑒：——前抵滬卷上一箋，向兄再借四十元，作返東路費，今將二旬，尙未蒙賜覆，日以悵悵；抑兄尙未接吾信否？弟今居此，日復一日。前鄉友借去三百餘元，弟已寄書速其來申，第今亦杳無消息，殊難爲計。今再乞兄爲籌一欸寄下，俾得早日成行，免虛擲韶光。歸東後當籌還，否則尙望兄有以教弟也。餘未細陳，即請清安。

九月十一早，

弟湜叩。

寄欸乞寄黃君晦聞轉交蘇湜，幸甚。

再啓者，前在東寄上書籍相片等件，均妥收否？

---

書札集第十四頁

---

兄作書未免太略，我兄爲况，及明春行止如何？乞詳示之。兄如能設法，令弟時得追隨左右，卽大快事；蓋弟舍與故人留連風景之外，無一足以消憂也。兄意何如，乞早教我，以定去留。弟以滬濱非久居之地，且無故人，不得不急謀返東，奉母居鄉。兄如能爲謀他往，則無不可。唯兄知弟情性，必有以教我也。



與劉三書

(丁未九月上海)

劉三我兄足下：——十二日接到覆書，并洋十五元，感激無已；適兄經濟拮据，愧甚。弟現舟資未足，故未能定期東渡，日與去病先生對牀風雨，意極可親。前劍公吹萬兩公來申，酒家相談數日，樂甚，惟咸以不見兄爲憾耳。劍吹兩公已往淞江矣，兄何時可以來申，得聚首之樂耶？少公無一書至，其老太太及令弟子等於前月東渡，今尙未見來信，殊耿耿。兄捐入天義之款，弟到東即交申公便是。申公忙甚，不易抽身回國。兄近日詩懷，又饒幾許？前寄晦聞大作，殊妙殊妙。曼昨夕於佩公筵上，得一晤梨花館，彼殷殷爲問劉三何處，兄其速來一醉謝彼否乎？餘未細陳，

---

書札集第十六頁

---

順頌起居彌健。

九月十五日，

曼拜。



---

書札集第十七頁

---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劉三我哥足下：——匆匆握別，無一書至，殆以曼根器淺薄，不屑教誨。見棄之速，情奚以堪？曼前此所爲，無一是處，都因無閱歷，故人均以此疎曼，思之成癘。第天下事無有易於罵人者。曼處境苦極，深契如兄，豈不知之？家庭事雖不足爲兄道，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嗟夫劉三，曼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前太炎有信來，命曼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未足，未能豫定行期。曼下月初可以返東，頃已謝絕交游，唯望兄勿棄我太甚而已。天寒風厲，仰望珍重，暇時望有以教曼也。

十月二十三，

---

書札集第十八頁

---

弟曼殊頂禮。



---

書札集第十九頁

---

與劉三書

(丁未十月上海)

鑑三我兄足下：——謹接二十七日賜復，知不  
余棄，快慰何言？至云責兄，則余豈敢？前書如怨如  
訴，蓋鬱拂使然，寧如兄有湖山佳致，黃酒消憂者哉？  
比來愁居，朗生千里晦枚連日邀飲，堅辭不得，兄聞  
之，得毋謂曼忘却兄言乎？幸憐我也。頃須俟劍妹來，  
方能定日東行。劍妹十五回鄉，云一週可返，今踰半  
月尙未來，殊邑邑。昨聞效魯有主神州筆政之說，未  
知確否耳？佩公嘗言兄與彼素有芥蒂，第何所因，能  
見告否？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滬濱，以留東費用繁浩，  
且其老太太遠適異國，諸凡不便故也。近日功課忙否？  
暇時乞兄爲我署翁山女語四字（或加屈字），各如錢

---

書札集第二十頁

---

大，蓋家母將以女語付剖劖，流傳日本。女語一卷，出屈大鈞廣東新語，此係清朝禁書，兄見過否？前承允題梵文典，大作已就否？如兄肯爲曼作傳，若贈序體，最妙；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無他人矣。千萬勿却。知己之言，固不必飾詞以爲美，第摹余平生傷心事實可耳。（曼今年二十四。）奉寄國粹學報一冊，天義二冊，社會主義講習會報告一紙，乞檢收。前數日上海亦下微雪，連日寒凝，又無緣侍兄左右，伏維珍重，以慰勞想也。

十月二十九日，

曼殊頂禮。

與劉三書

(丁未十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別來匪夕不思，今旅次長崎，由東京轉來手教，未開槓時，欣喜無極，至誦大作，則不禁涔涔墮淚也；真知我者惟公耳，即作畫紀之。日間往東京，將以入銅，然後寄上。南入印度尙未有期，公明春行止如何？昨日爲陽曆元旦，此間不甚冷。餘容續呈，致日本雜誌兩冊，不足道也。

元瑛叩。

與劉三書

(戊申正月日本)

劉三足下：——申叔伉儷西來，詢知足下平安。前此寄上一信，并日文雜誌四冊，天義第八九十號合一冊，均託秋枚轉致，妥收未？曼現暫寓神田猿樂町一丁目二番地清壽館，日間須往橫濱病院靜養，蓋得肝跳症也。足下賜教，乞寄申叔轉交無誤。申叔下月遷居，曼病愈後亦同住。申叔云：足下今春尙至杭，不致多生煩惱矣。曼比來甚思佩忍晦聞天梅諸公無恙否？乞足下轉告天梅，萬梅圖寫就多日。前者借足下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之圖，并懷人之作三十餘幅，均待鏤入銅版，然後一一寄呈故人耳。達權婚事如何，晤時乞道念。曼貧病交加，返國之期未有定。現欲進



---

書札集第二十三頁

---

真宗大學，唯取其梵文一科耳，正在與南條博士商量，可否尙未決也。足下功課以外，作何消遣？曼專讀裴麟詩，亦不求甚解也。幻影一幅，敬煩轉致亞盧先生，幸甚。

正月二十五日，

曼殊拜。

與劉三書

(戊申二月日本)

季平足下：——少病少惱不？前由橫濱病院呈上一函，并致亞子相片一張，想妥收矣。曼現欲進真宗大學，修習梵文，但可否尚未決定。近日只讀擺倫詩，爲消遣計。足下居杭，湖山幽峭，致足快意，尙憶有天涯行脚僧否？曼南行尙未可期，足下行止，務望時時見告，至感至感。頃檢得足下故交玉照，即將奉還。曼比來甚覺懶散，交遊亦寡，惟二三知己，匪夕不思耳。餘容續陳，敬叩道安。

二月五日，

弟曼殊合十。

復示請寄東京鞠町區飯田六丁目二十一番地何

---

書札集第二十五頁

---

震轉交。



與劉三書

(戊申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春序將謝，繫念無時。前日方去一楸，并書數冊，遽接初十日手示，并扇面一張。曼近日肩下生瘡甚痛，全愈時當勉應命，一面代請三聲聞爲公題字。曼西歸尙未可期，南條四月赴西京，暫不能進真宗。人事牽引，濁世昌披，人懷慄恨，奈之何哉？未涯瞻奉，臨書惘然。

二月二十七日，

曼殊娑禪裡。

---

書札集第二十七頁

---

與劉三書

(戊申四月日本)

劉三足下：——前此拜接一書，未及奉覆，今又接一楸，似落落不歡，爲之惕然。伯齡已過余兩次，因病臥未與之暢談。曼現逡廡友人處，日間或入病院。前有相片一張，書籍三冊寄上，妥收未？扇面早已收到，不敢草草了事，尙乞原宥，小病稍愈，當勉應命耳。今又寄去相片一張，乞查收作覆。春序將謝，諸祈珍重。此肅順叩撰祉。

西曆四月二十二日，

曼殊頂禮。

與劉三書

(戊申四月日本)

劉三足下：——久不接公書，殊勞懸念。春序已謝，道履何似？前來扇面，尙未寫就，蓋近日心緒亂甚，太少兩公又有齟齬之事，而少公舉家遷怒於余。余現已遷出，飄泊無以爲計，欲返粵一轉，奈無資斧何，故只可沿門托鉢。公暑假可到申否？曼日坐愁城，稍得路費，當返羅浮，靜居數月，然後設法南行。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前去信一封，相片三幅，何以久無覆音也？天梅佩忍諸公別久矣，或因通書，幸爲致意。餘容續呈，即頌清安。

四月八日，

曼拜。

與劉三書

(戊申八月杭州)

鎰三侍者：——前在申寄上一櫛，文學因緣一冊，想已塵青鑒矣。瑛居白雲庵（在雷峯塔下）已數日，主持得山意周諸師，均是超人。公如暇，乞過我一叙，樂何如之？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

十八日，

元瑛叩。

與劉三書

(戊申八月杭州)

拜啓：貴介來，知玉體有恙，爲寒疾所苦，今已平善耶？又惠借十四元，感愧無已。明日當行。拙詩蒙斧政，不勝雀躍，得山得公書楹聯，亦歡喜無量。前丹生兄來紙已塗就，乞公爲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數字致之，並代云丹兄勿戒，是未用心也。匆匆此叩清安。

瑛叩。



與劉三書

(戊申九月上海)

季平足下：——別來窮居寡郵便，久不修書奉候，罪罪。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約瑛速去，故明晨束裝，大約下月來申。公起居奚似此後賜書，可寄海航兄處，第未知渠在否？容到寧再奉書足下耳。匆匆此叩清安，丹生兄均好。

九月十一日燈下，

元瑛拜。

再啓者，如見得山，謂曼遲日爲致書彼也。

與劉三書

(戊申九月南京)

鑑三侍者：——西湖別後，得楊仁山長老命，故於十三晚抵寧。昨日見航公，喜甚。足下起居如前否？此處校務，均已妥備，現向鎮江揚州諸大刹召選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文，聞是李曉敦先生，講經即仁老也。看二三年後，僧衆如能精進，即遣赴日本印度，留學梵章，佛日重輝，或賴此耳。得山意周師處，不及另言，如足下得暇，望將此信轉達白雲庵，幸甚。寧地已冷，出入未便。瑛冬候當返申。足下何時至滬？屆期望將地址示知，以便聚談。航公闔府遷居此土，聞今冬不至滬云。瑛現住仁老公館內，諸事尙適，不似前此之常出交遊也。今午，杭州夏曾

書札集第三十三頁

佑居士來此相見，居士深究內典，殊堪佩伏。瑛於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餘齡，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謹保我佛餘光，如崦嵫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十餘年前，印度有法護尊者（達磨波羅），寄二書仁老，蓋始創摩訶菩提會，弘揚末法，思召震旦僧侶共住者。昨仁老檢出，已屬瑛翻成華文矣，異日將原函一併印出，當奉台覽。現在該會如何，尙未諦審。仁老云：當時以無僧侶能赴其請，傷哉。瑛比來屏棄諸緣，日惟養靜聽經而已。足下作何消遣耶？餘容續呈。此叩道履萬福。得山意周兩大和尚均候。

十七日，

元瑛頂禮。

賜教乞寄至南京延齡巷池州楊公館蘇子穀收爲

妥。

與劉三書

(戊申十月南京)

劉三足下：——前兄處轉來達權信已收到，兄何不與衿一言，抑怒衿耶？衿任學林工課，每晨八時直至十二時，疲甚，故久未修書奉候，望見諒耳。海航終日伴其夫人，不敢出門一步，殊可憐矣。少公已返國，衿前日過滬，日餘即返。聞佩公亦於月杪至滬。兄何時返申？暇時尙望寄衿數言。歲末衿或返東，今冬滬上，必當握手相笑耳。昨得晦聞來信，居香港背山面海，意殊自得，勸衿不應爲入世之想。仁山老居士創設學林，實末世勝事，不敢不應赴耳。兄何以見教耶？

二十一日，

---

書札集第三十五頁

---

衿元頂禮。

達權地址，敬乞示知爲感。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愛友垂鑒：——別將半載，無時不思，昨秋白雲庵南樓一聆教誨，即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及今未聞動定，少病少惱不？行脚僧皮囊如故。思維疇昔，隨公左右，教我爲詩；於今東塗西抹，得稿盈寸，相去萬里，反不得公爲我點鐵，如何如何？前託枚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尙望答我一楸。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耶？雪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印度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時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當速呈上，以證心量。近證得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先是見翻譯名

書札集第三十七頁

義集譯支那一語本巧詐義，心滋疑惑；及今讀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元文，始知當時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朝紀事詩，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攷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又聞王所言波斯國俗，今時所證皆確。雪常以經典載印度事實，質之婆羅門僧，無一毫支離；而西人所攷，多所差舛。今新學人咸謂支那乃秦字轉音，實非也。故附書之，以問吾公。雪西歸尙未有期，心緒萬千，付之滄波一棹耳。

四月初二日，

雪蜨頂禮。

賜教乞寄日本東京神田小川町四十一川又館王盛銘君轉寄，幸甚。

---

書札集第三十八頁

---

再啓者，海航哥久未通書，或因通信，乞公爲  
我問默君爲况何似？





---

書札集第三十九頁

---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託枚公轉去一函，畫一幅，收到望賜復一楮，以慰下懷。雪於此每日上午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餘則無思無爲。惟平生故人，念不能忘耳。兄尙留武林否？雪近爲腦痛所苦，未知何日得西歸相見？昨秋西湖之會，尙形夢寐間也。現待梵學會覓得代人，雪即遂住海邊，專習吹簫，是亦無俚之極，豫備將來乞食地步耳。海航達權兩兄常通信否？便中乞代候。久欲致書，每一執筆，心緒無措，兄愛我旣深，必能見諒。今如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學校側）玉名館鄭瑞先生轉交雪蜨無誤。此後行止如何，另當相聞也。

---

書札集第四十頁

---

此肅敬叩清安。

四月八日，

弟雪蟻頂禮。



與劉三書

(已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兩櫛，畫一幅，想已塵清鑒矣。弟腦痛如故，醫者謂是病無甚要緊，但須靜養，故弟近日心緒至無聊賴。又聞佩公病臥滬上，勢將不起，中心凄愴。未知吾兄居滬，抑尙留武林？暇時萬望見示行止，以慰下懷。弟每日爲梵學會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梵文師彌君，印度博學者也，來東兩月，弟與交遊，爲益良多。嘗屬共譯梵詩雲使一篇，雲使乃梵土詩聖迦梨達奢所著長篇叙事詩，如此土離騷者，奈弟日中不能多所用心，異日或能勉譯之也。現欲遷住海邊，惟梵學會尙未覓得替人，故暫留江戶，兄賜教望寄東京小石川高田豐川町三十一番（女子大

書札集第四十二頁

學校側) 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無誤。前命畫扇面，昨歲曾託末底居士題字，因遷居數次，今已失却。又雞鳴寺圖，聽鶻圖，渡湘水寄懷金鳳等畫，昨冬本欲携來付印，然後寄上；今並所得懷人畫數十幀，竟茫然不知在何許矣。此事晤枚公可知其詳。弟西歸無期，相見不知何時？終日但聞無歡之語，回憶秣陵半載，對牀風雨，受教無量，而今尙可得耶？附去兩刺，望便中寄海航達權兩兄，並乞代述近況爲感。餘容續呈，伏維強飯，臨楮可勝馳戀？

四月十一晨，

弟雪頂禮。

伯純先生一片，乞寄海航哥代達。

季平我兒如見前去數椽安收未雪今侍家母旅次遠  
 子海邊幽巖室箚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未知吾  
 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遠權兩兄亦久別甚念或因  
 通書幸為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  
 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為我改匠亦幸  
 甚公矣今寄去他靈夢詩一截望  
 兄更為點鐵他靈夢梵土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遍  
 播歐美去歲年甫十九忽以此瑤華忽焉彫悴  
 乃譯是篇倘其弱妹此想  
 兄詩懷必盛能示我一讀不銜容債呈  
 四月十日訂下

婦教習等口者東山石川又已高田豐川所三  
 女子大子我他玉名銀鄭瑞多兒轉下零健無誤



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日本)

季平我兄如見：——前去數櫛，妥收未？雪今侍家母旅次逗子海邊，幽巖密箐，甚思昨秋武林之會也。未知吾兄少病少惱不？海航達權兩兄，亦久別甚念，或因通書，幸爲我道意。前譯拜輪詩，恨不隨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爲我改正，亦幸甚矣。今寄去佗露詩一截，望兄更爲點鐵。佗露，梵士近代才女也，其詩名已遍播歐美。去歲年甫十九，怨此瑤華，忽焉彫悴，乃譯是篇，寄其妹氏。想兄詩囊必盛，能示我一讀否？餘容續呈。

四月廿日燈下，

雪拜。

---

書札集第四十四頁

---

賜教望寄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高田豐川町三十一  
(女子大學校側) 玉名館鄭璠先生轉交雪蜨無誤。





與高天梅書

(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戶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着糞耶？衲行脚南荒，藥壚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秦

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衿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衿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售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痴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衿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

---

書札集第四十七頁

---

冊。每於榔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

屈子沈江前三日，

阿難發自耶婆堤（見佛國記）

舊都。

亞子道公吹萬無恙耶？震新兄不得一晤，奈何？

南社一冊，已代呈紹南先生矣。又及。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庚戌五月爪哇)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上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還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

書札集第四十九頁

不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冊？今去拙詩，尚祈斧改。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金散盡還彈缺，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

五月十七日燈下，

瑛頂禮。

答瑪德利馬湘處士書

(辛亥七月爪哇)

馬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郎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寧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明，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

---

書札集第五十一頁

---

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豪，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

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寧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竺曇摩拙義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塋，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塋下。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依心，即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吳即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像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瘴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像，以爲紀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塋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



---

書札集第五十三頁

---

處；初非以偶象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况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玕瑪爾，華羅疋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境，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土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西南境，有‘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諦海濱土語，南達案達羅之北，直過娑伽翠都芝加南境；及渤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埗，擴延至尼散俾羅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羅隄’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

婁求’兩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鑑’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離’謄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檀皮，或椶櫚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檀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檀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單孔聯之，故梵土以纒結及線，名典籍曰‘素怛纒’或‘修多羅’，卽此意也。

---

書札集第五十五頁

---

牛羊皮革等，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鑿刻，此皆做檉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檉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既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組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栴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却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真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

吾師姑從之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轉音，歐洲學者，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衲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妄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敘事詩，雖頷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衲意樊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褫落，更何顏絮絮辨國號！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既承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至爪哇，昔法顯亦嘗經此，即佛國記所云‘耶婆提’。今婆羅

---

書札集第五十七頁

---

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則僅剩‘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頽陽之下，金碧飄零，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擬歲暮歸樓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遂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顰眉否耶？

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曼殊沙禪裏。

---

書札集第五十八頁

---

與柳亞子馬君武書

(辛亥十月爪哇)

亞子君武兩公侍者：——久別思心彌結，誰云釋矣？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天梅止齋，爲况何似？楚倉兄近居滬否？不慧又病月餘，支離病骨，誰憐季子！今擬十二月遄歸故國，鄧尉山容我力行正照，屆時望諸公惠存，爲我說消魂偈。君武亞子，願耶否耶？

十月二十八日，

三郎伏枕上言。

天梅楚倉止齋少屏劍華吹萬英士諸居士均此問安。

與柳亞子書

(辛亥十一月爪哇)

亞子足下：——曼離絕語言文字久。昨夕夢君，見滕上蔣虹字腿，嘉興大頭菜，棗泥月餅，黃壚糟蛋各事，喜不自勝；比醒則又萬緒悲涼，倍增歸思。‘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如臘月病不爲累，當檢燕尾烏衣典去，北旋漢土，與天梅止齋劍華楚倉少屏吹萬並南社諸公，痛飲十日；然後向千山萬山之外，聽風望月，亦足以稍慰飄零。亞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

不慧曼殊頂禮。

震生兄已內渡，相會未？

與柳亞子書

(辛亥十二月瓜哇)

亞子足下：——前有數函奉寄，妥收未？道兄今日首途內渡，瑛以校事未了，故弗能同行；當於廿外檢燕尾烏衣典去，然後啓行耳。正月十旬，可抵滬瀆，聽亞子爲野衲說消魂偈，其樂何極也！三月須東行，未知亞子願伴野僧雲游否耶？

十四日，

瑛頓首頓首。

陶一天梅少屏劍花楚槍默君貞莊寄塵吹萬君武  
伯年志伊英士諸公無恙否？



答蕭公書

(壬子三月上海)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歛歔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皆妄語也。不慧性過疎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愬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

---

書札集第六十二頁

---

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

曼殊頓首頓首。



與默君女士書

(壬子三月上海)

默君女士鑒：——曩羈秣陵，偶以他緣，未便奉謁，至今憮然。尊翁亦十餘年闊別，都弗聞動定，思念不置。乞見賜數行，慰此馳想。

曼叩。

---

書札集第六十四頁

---

與悲華書

(壬子三月上海)

昨承悲華君見寄詩章，甚盛。未知悲君爲誰氏，  
居何許，乞悲華君更有以教我他。

曼殊。

---

書札集第六十五頁

---

與劉三書

(壬子三月杭州)

劉三左右：——久別無日不思也。前夕歸至西湖，聯接三函，喜慰無量。今與思淵仲子約定，來滬時奉謁左右。餘容面陳，敬啟儷祉。

曼殊頓首。

---

書札集第六十六頁

---

與葉楚傖書

(壬子四月上海)

不慧接家母來電促速歸，明晨乘筑前丸東渡，孫少侯之長公子暨猶子輩六人隨行，途中頗不寂寞。楚傖先生，勿以爲念也。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壬子四月日本)

楚傖亞子少屏三公無恙否？別後蜷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不圖疲倦至於斯極也。晚上趁急行車，後日二時，可以寧家。沿道柳眼花鬚，各無聊賴，小住彌月即歸。‘天涯何處無風雨’，海上故人，毋以爲念。

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雞片，黃魚之畔。

---

書札集第六十八頁

---

與葉楚傖柳亞子朱少屏書

(壬子四月日本)

舟過長崎，曾有數行奉寄，收到未？比來興致何似？近日腹中寒瀉，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箋道念，恕之。舊游雲散，旅况無聊；日往坊間搜羅歐人詩集，幸得四種，稍慰寥寂。月杪束裝歸去，織女渡河之後，須重來江戶。是間尙御薄縣，遙知公等正消受桃花扇底之風也。

曼殊合十。



與高天梅書

(壬子五月上海)

劍公足下：——前次自南洲歸滬晤震兄，本約同叩尊府；繼以震兄匆匆赴寧，故未克成行，能不懔然？前日歸自扶桑，聞亞子言吾公伉儷曾來海上，又不相值，奈何？今擬來月重赴蓬山，渴望一見，以抒累愫。前塵如夢，不堪追溯。有新詩能見寄否？吹萬居士道履冲和，慰甚，晤時乞代述行止，餘非書所能盡也。夜深肅此，謹候雙安。

不慧曼殊拜上。

---

書札集第七十頁

---

與劉三書

(壬子六月日本)

別來思念不置，起居如昨否？小進初七南歸，弟昨日起行東渡，聊作孤嶼習靜之計。達權兄有書至否？囟囟不盡所懷，此敏雙安。

名心印發自長崎舟中。

---

書札集第七十一頁

---

與海上諸友人書

(壬子六月日本)

敬叩亞子天梅吹萬鳳石震生諸居士近祉。

六月二十八日，

曼殊再拜。

與某君書

(壬子七月日本)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玄將來珍  
贖，謹拜登受，感激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  
赴；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  
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  
雞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囑衰柳微  
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  
有湖，寒流清徑；有弄潮兒，手携銀魚三尾，口作笛  
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  
“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  
博君一粲。即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  
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

行三將家語子保網

曼殊再拜敬覆周亭子書弟已蒙河岳德來既拜感之

在心固自持管仲的弟克應也謂以當日離身之誠亦則者已耳尚希垂

山僧之德也子與紅清也此人為地邪七月終十耳山深地遠得濟三

者正至二處人却氣地四傷老竹風行焉然流王甚本心草民在德未去得正正

天有胡來流清此有青武之書聲也其云其言聲也其生呼乃我為新書之

何是何村口唯好清胡心女去余直擇之即主林飲博者二即日控進船清

此江之已對持德家為馬輝也而得願望唯此信然身正之紀也十重

極城賴與台馬屋門十一日小病至坂主人何余甚疑流似酒亦增理也乃黃

曾似莫以國名胡得英否的女即聖聖地時人撒得林馬家到正吉淑

無論令人清亦無此女去此十餘里有古村神道奇得如病不為意

高注一魏高見之喜也山紀說斯有及人化顯理善德也存身謹之已為程

事存士觀聖名明嚴定可出報日食厚爾受賜王崇此奉花女歸清是知

本在小事也其看可以狂放如欲日月可至有港也其居相見否人下事登

甲德耳

上海蘇州街



書札集第七十三頁

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締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可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與柳亞子書

(壬子九月日本)

亞公足下：——別後甚相思想，聯月弗書一字，故絕音訊耳。秋寒石瘦，可無恙耶？又舞子海濱圖，即異方飄寄之人，盡日眺望處也。



與柳亞子書

(壬子九月日本)

亞子足下：——前日奉去一箋，妥收未？英明  
日啓程西渡，相見未知何日，殊用焦憂耳！

十五日，

英發自紅葉寺。

與柳亞子書

(壬子九月日本)

亞子我兄左右：——聯上兩箋，想已塵清覽矣。今英啓艤之期，改定陽曆十月三十正午，十一月初七八入蘇州一行，陽曆十一月末至盛唐山，十二月赴香港星加坡等處。我兄何時至滬耶？囡囡此請道安。

九月十六日，

英拜白。

兄如有暇，望覆我數言，可寄香港馬君小進處轉交也。

與劉三書

(壬子十一月上海)

劉三我兄左右：——示悉。清恙已除否？甚念。昨已函覆馬君，歲末或可南歸。今夕赴皖江，未能走別，但有惆悵。十二月初間重來海上，彼時當謀良會。倚裝匆匆，未盡欲言。諸祈爲道珍攝，嫂夫人清安。  
行行白。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兄足下：——別後兩月，想起居清豫耳。英初五晨間始抵安慶，暫住高等學校，桐蓀兄亦同寓所；風雨對牀，足慰羈旅之苦。吾兄能來皖江一游否？小進兩楸，亦已作覆。歲內恐不能如願南歸，如何如何？囟此叩雙安。

初九晨，

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公足下：——拜誦手示，欣慰無已。小進前此來書，謂不日可以抵滬。英擬陰曆歲杪過滬，未知彼時公能來申否？連日生洞泄之疾，心緒無俚之至，幸得桐兄朝夕對譚，堪自慰耳。餘容續呈，寒凝伏維珍攝。

十六日，

英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一月安慶)

亞兄足下：——手示敬悉。弟擬陰曆十二月二十左右偕桐兄赴滬，未知彼時兄能來申同傾柏葉酒否？小進來書，謂月內北上，想已至滬矣。或因通函，幸囑其致箋高等學校爲感。桐兄爲况如昨，弟病亦已脫體，無足念也。連日吃八寶飯甚多，然非吾之所謂八寶耳。此肅敬叩雙安。

十一月念五日，

英拜白。

---

書札集第八十一頁

---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於中。寒凝起居奚似，深以爲念。此間遲一週後放假，英擬隨桐兄赴滬一二日，然後同遊蘇州及盛澤諸處；聞桐兄已有信約足下矣。深望彼時，得一握手之緣，慰此闊別也。餘非書所能究，匆匆此叩雙安。

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昨託桐兄轉寄一箋，想塵清覽矣。今晨接手示，知兄尙未返蘇；然則英隨桐兄抵盛時，必能與兄相會，快慰何言。匆匆此覆，即叩儂祉。

英再拜。

未知盛地可得塲餅否？



與柳亞子書

(壬子十二月上海)

亞兄侍者：——別來想起居如昨，甚慰。昨夕抵滬冷甚，悔未能長隨左右，同傾柏葉酒也。擬明後日往西湖一游。明歲正月望後，須再圖良會，屆時兄或至蘇州，或遊鄧尉，務望早日示知，幸甚。昨日從吳門驢背上跌下，幾作跛足仙人矣，一笑。吾兄抵梨里時，亦望示我數行爲慰。楚兄問吾兄近况甚殷，且責我不能強兄同來海上也。餘容續陳，匆匆此叩雙安。

英拜白。

與柳亞子書

(癸丑二月安慶)

亞兄足下：——乍合仍離，可勝惆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飯寶八’也。吾兄比來游興何似？桐兄決月杪歸滬，英亦同去，彼時或能再圖良會也。浪游潦倒，無有是處，迹子心情，亦當憐我。六月返西京紅葉寺，吾兄可肯一塵游履否？兄如先在滬濱，乞爲我善護羣花。誠惶誠恐。

念一日，

英頓首頓首。

與鄭桐蓀書

(癸丑三月上梅)

桐兄侍者：——前日接手教，敬悉道履冲和，深以爲慰。中國公學事，至今尙無頭緒，明日晤孟碩，當再詢之耳。亞兄已至尊府否？英擬來月東歸省母，約一二週再當返滬。吾兄暑期來申否？如有機緣，英當再行趨叩尊府，以滬上繁俗不堪也。囁草此，敬叩儷祉。

三月五日，

英拜白。

現與燕謀仍寓第一行臺十六號。

與柳亞子書

(癸丑三月上海)

亞兄左右：——久別正相思想，晨間忽辱手示，快慰何言！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臺，今擬明日同作蘇臺之遊；迄抵盛後，當能定奪何時能至尊許也。道一楚老，均在滬如故。惟劉三久不通書，想在華涇，享田園之樂耳。同儕一若散沙，公約恐不克踐，奈何？英花間之游已倦，破夏當返東一行，屆時吾兄如能同行，幸何如也！

三月十日，

英拜覆。

與鄭桐蓀書

(癸丑四月上海)

桐兄左右：——十一號十七號兩箋，均已拜閱。  
燕君一去十餘日，使人急煞，未審渠有信至尊處否？  
越公前日回皖，英一人留滬，尤覺無聊。慶初昨夕亦  
來滬濱，擬不日東渡。英居滬半月，已費去數百金。  
燕君若不來，仍望吾兄駕臨海上；或寄快信一通，速  
燕早來，同赴尊府。亞子如已抵盛，望爲代留數日，  
或得一晤耳。慶初囑筆問好。匆匆此叩儂祉。

四月十四日，

英謹覆。

與劉三書

(癸丑五月盛澤)

劉三我兄足下：——前於海上一見，訖今又逾月矣。每依山臨水，輒思劉三不置也。英連日生洞泄之疾，已覺弱不勝衣矣。未知劉三含杯選曲之興何似？頃得仲兄信，有去皖之志，想聚首之時不遠。英以字典譯事，須待陰曆六月初十左右，方可殺青。然則赴滬之期，尙遲一月，屆時當圖良會，暢舒懷想。達權兄有書至否？或因通書，幸爲英道念也。匆匆此叩雙安。

陰曆五月十三日，

英再拜。

燕君囑筆問好。

與某公書

(癸丑五月盛澤)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渡，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脚，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憂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交多速禱南歸，願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尙難預定，悽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禱

---

書札集第九十頁

---

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此言勗之。祔重五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遊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祔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疴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盡移於圖書館。廣雅藏書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祔惟感篆於心；丁此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

五月十八日。



與劉三書

(癸丑五月蘇州)

劉三我兄足下：——前在舜湖，曾寄數行，想登記室矣。今日午後，行抵蘇城，住烏鵲橋滾繡坊七十二號，擬陰曆六月二十日過滬，當圖良會。小進哲夫近日有信至否？通訊時幸爲禱道念也。

五月二十二日，

曼謹上。

七月遊泰山，亦肯一塵遊屐否？

與劉三書

(癸丑六月蘇州)

明日趁早車赴滬就醫，四五日仍須返蘇。吾兄如過滬，幸一過第一行臺，暢舒懷想。仲甫六月中旬携家至滬，岱嶽之遊，病癒後當可定奪，然裨已掩掩欲盡矣。此叩雙安。

初五日，

曼拜。

與鄭桐蓀書

(癸丑十月上海)

桐兄足下：——久未肅啓，歉然歉然。比想與居百福，慰甚。昨燕君來書，云月杪至滬，蓋料理渡美諸事云。英尙羈此，來月能東歸與否，現仍未定，以親戚處欸尙未交來故也。未知燕君來時，吾兄能來滬瀆聚譚數日否？深恐後此一別，各自分飛，會面不知何日，思之慙然。英病况較前略愈，然居中國，所食多油膩之品，殊非所宜；醫者亦囑英早日東歸調養，益令人歸心如箭耳。前亞子去滬時，云返梨里後即赴尊府，未知亞子尙與兄等共晨夕，抑往游他處也？餘容續呈。此叩近祉，順問嫂夫人大安。

十月二十二日，

---

書札集第九十四頁

---

英謹狀。

易村北上謀差，演生溫中已返皖矣。又及。



---

書札集第九十五頁

---

與葉楚傖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逆旅主人視余甚善，余甚感天心仁愛。是間爲三山最勝處，然‘河山信美非吾土’，小鳳當思我經鉢飄零否耶？

與葉楚傖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前書想登硯址。日來少病少惱，酒量詩懷，又  
饒幾許？曼連日病臥，一時地址未定；醫者云余病頗  
重，余固司空見慣，可勿念也。見三少五姑，乞爲我  
口述一切，幸甚幸甚。

---

書札集第九十七頁

---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至西京琵琶湖游次，病復大作。歲杪能否內渡，  
待我劉三歸次，未能逆料也。乞代言鶴雛。匆匆此叩  
近祉，靈素夫人萬福。

曼拜。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亞子足下。

曼殊謹狀。



---

書札集第九十九頁

---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西京奉去一楸，妥收否？昨犯風雨至大久保孫  
郎處，後日赴熱海治病。亞子足下。  
糖僧拜。

---

書札集第一百頁

---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西京奉去一箋，想已塵清覽矣。前日至大久保，復得瘡疾，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小住，即游熱海，當由熱海起程歸國。鵝雛時相見否？哲夫處或因通書，幸爲山僧道念，無任感結。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遠游，必能轉達逆旅也。行客視余甚殷渥，余深感天心仁愛也。靈素夫人無恙耶？海棠哥乞代問好。

燕影伏枕上言

---

書札集 第一百零一頁

---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至大久保，復得瘡疾。頃至牛込，少試西藥。明後日赴大森，大森有梅花數百株，並是古物。‘已知無奈姮娥冷，瘦損梅花更斷腸。’亞子寧謂山僧此時情緒不如放翁乎？大森小住，更赴熱海，熱海風候至佳。吾結習未忘，猶負氣如昔，病魔其如予何？賜教逕寄石井方，余雖浪游，必能轉致余逆旅也。此草，敬叩雙安。

燕謹狀。

---

書札集第二百零二頁

---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積雪滿村，先愁玉笛，令老僧思念風雨聯牀，  
夢寄中酒之際也。鵝雛無恙否？歲末南歸，舟經滬上，  
當圖良晤耳。劉三靈素兩居士萬福。  
燕影伏枕上言。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不見匝月，酒量詩懷，又饒幾許？庸僧無狀，病骨支離，學道無成，思之欲泣。歲末南歸，遍巡聖迹，石龜懷海，我豈亡情！舟經黃浦，亞子其遲老衲于紅燈綠酒間耶？燕影伏枕謹叩亞子佩宜兩居士萬福。

---

書札集第二百零四頁

---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須住千葉就醫，歲內不能內渡，悵何如也！賜  
教寄石井方轉致無誤。匆匆此叩亞君儷祉。  
曼殊謹狀。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劉三足下：——別又兩月，湖光梅影，云胡不思？鵝雛時相見否？海棠哥作何消遣？燕日來病勢不佳，須赴千葉縣療治，歲末弗能西歸，但有惆悵耳。靈素夫人無恙？

燕影謹狀。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東渡湖光梅影，益增惆悵。日來病狀不佳，須赴千葉就醫，歲內不能西歸。未審吾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桐蓀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燕影拜白。



亞子足下久不聞動定云胡不思  
 東渡湖光梅影蒼增惆悵日  
 來病狀不佳須趁早葉就醫  
 歲內不能西還未審善否  
 亞子明春肯來一游否如能約  
 桐蓀兄同來更佳昔人秉燭  
 夜游良有臣也燕影拜白



網際于夢語婉轉三行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巨為慰太公保重

破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

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璣 荷日晷

清爽因荷醫生大喫年蒸故連日病

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

足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

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

徒令人思海上鬪雞走馬之快耳今晨

風氣和朗醫者誠勿出外遊一揮兒時卷

陌不可得也晝日靜卧四顧悄然

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野村入吾魂夢

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

佩君無恙

十月廿六日阿瑛謹啟

大保家台名古得拜詢今日感覺不佳醫云無礙  
上海泰豐軒選製 廿六日午後三時六分



---

書札集 第二百零七頁

---

與柳亞子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亞兄足下：——聯接兩箋，深以爲慰。大久保書，被洪喬投向石頭城下矣。病骨支離，異域飄寄，舊游如夢，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醫生大喫年糕，故連日病勢，又屬不佳；每日服藥三劑，牛乳少許，足下試思之，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京都雖有倚檻窺簾之勝，徒令人思海上鬪雞走馬之快耳。今晨天氣和朗，醫者誠勿出外，欲一探兒時巷陌，不可得也。盡日靜臥，四顧悄然，但有梅影，猶令孤山鄧尉，入吾魂夢。伏望足下，無吝教言，幸甚幸甚。佩君無恙？

十二月二十六日，

---

書札集第百零八頁

---

阿瑛謹狀。

大久保箋今晨方得拜誦。今日愈覺不佳，醫云  
無碍。

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又及。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手示敬悉，瑛病仍未愈。哲夫地址望示知。盡日靜臥，醫者誠勿勞思，未知何日能西歸，偕我劉三吹花走馬。鵝雛時通音問否？海棠時相見否？

二十八日，

玄瑛再拜謹覆。

---

書札集第一百頁

---

與劉三書

(癸丑十二月日本)

今日嚴寒，病愈不佳，四顧悄然，但有梅影。  
醫師云：腸病最難療治，余既不專心係愛，天心自有  
安排耳。劉三靈素無恙？

十二月二十九夕，

玄瑛謹狀。

昨宵發熱一次，今晨僅能食麵包少許。今日爲  
除夕，然異域飄寄，凡百俱廢矣。

除夕日又及。



與劉三書

(甲寅正月日本)

相別逾月，伏維燕居清暇，沖明在襟，甚善甚善。淚香腸疾漸就痊可，但弱不勝衣耳。擬橫塘柳綠時西歸，隨吾劉三走馬吹花，或吳波容與，豈非快事？哲夫曾經海上未？鴉雛時通尺素否？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肯爲我善護羣花否耶？

淚香誠惶誠恐。

---

書札集第一百十二頁

---

與劉三書

(甲寅正月日本)

前日奉去數行，想登記室矣。玄瑛腸疾略癒，日仍服藥三次。明後日偕友人赴國府津親戚處一游，阿可國香亦同行也。一俟熱海歸來，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聞。此後賜教，望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鶴雛仍在滬否？久不聞此公幽憶怨斷之音矣。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許，想吾劉三村居甚樂耳。

正月十三日，

玄瑛拜白。

---

書札集第百十三頁

---

與柳亞子書

(甲寅正月日本)

亞兄足下：——燕居清暇，甚善甚善。玄瑛腸疾略癒，明後日偕阿可國香赴國府津一游，然後重往熱海；一俟熱海游罷，遷居停妥時，當以住址奉告。後此賜教，勿寄東京石井，恐有遺失。是間連日嚴寒，今晨下雪少許。

玄瑛囁囁白。

---

書札集第一百四頁

---

與柳亞子書

(甲寅二月日本)

登江中孤嶼，頗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概。今晨阻雪，未上大蓮華峯。歸期當在四月之末，吳波容與，豈不大快。此問亞兄近好。

二月二日，

玄瑛白。

---

書札集 第一百五頁

---

與劉三書

(甲寅二月日本)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今日少憩梅屋，頗有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良醫。三四日內，須赴東京。‘隨緣消歲月，生計老袈裟’。劉三近怎麼生？海上花卿五姑輩，通個消息否？哲子雄伯何如？此叩儷祉。

二月十八日，

燕影謹白。

---

書札集第一百十六頁

---

與柳亞子書

(甲寅二月日本)

連日自橫濱而羽田，而妙見島，而千葉海邊，  
今憩梅屋，頗得江汀澤畔之意。昨日舊病復發，幸得  
良醫。三四日後，復往江戶小住。‘隨緣消歲月，生  
計老袈裟’。歸期若定，當再函達。匆匆敬叩雙安。

二月十八日，

燕影謹白。

---

書札集第一百十七頁

---

與劉三書

(甲寅二月日本)

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住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住十日即赴西京。此叩雙安。

二月二十日，

玄瑛謹白。

---

書札集第百十八頁

---

與柳亞子書

(甲寅二月日本)

頃至東京，住十日又赴西京。足下何不來東一  
游？

二月二十日，

玄瑛拜白。



---

書札集第一百十九頁

---

與邵元冲書

(甲寅七月日本)

兩辱手示，深以爲慰。吾公行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余卽靜坐終日，心知是病非禪。海上故人，別來何似？秋風又一度矣。棠姬淑媚無倫，阿蕉已亭亭玉立，似盛思閣下也。信四封奉轉，望察收。閣下如不得志，還來就赤松子遊，是間亦不少明眸善睐之人，可與晤言也。

七月十八日，

王昌頓首。

---

書札集 第一百二十頁

---

與邵元冲書

(甲寅七月日本)

連日甚寒。晨間小雨如煙，不能掃小園子。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

二十三日燈下書。

---

書札集第一百二十一頁

---

與邵元冲書

(甲寅七月日本)

今日幸有新銀團加入，不致經菓子店窗前，望  
望然去之。

二十八日。

與邵元冲書

(甲寅八月日本)

今晨拜誦海上來箋，知居士果無恙，欣歡何似？  
曷近日頗涉冥想，不知其然而然。昨日友人招飲源順，  
歸時已十二句鐘矣。阿崔猶得一晤否耶？後園柿子，  
已垂垂作金魚黃色矣。近日曾一到荔香園醉漚齋否？  
八月初一日。

與鄧孟頌書

(甲寅八月日本)

孟君侍者：——別去四月，積懔累悒，云何不感。聯接兩箋，敬悉燕居清暇，沖明在襟，幸甚幸甚。前月卓方伯去後，諸人仍在內務府行走。賤恙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數子，不覺淚下。燕君遠託異國，起居復何如也？歐洲大亂平定之後，吾當振錫西巡，一弔拜輪之墓，未識彼時孟君能會我於山寺中否？附去卓方伯一函，乞察收。國事自有佛在，餘無言說。君有奇遇，幸相告也。

宣統六年八月十九日，

宋玉誠惶誠恐。

與鄧孟頌書

(甲寅十一月日本)

孟君足下：——接十一月二十六日手示，知故人無恙，快慰何言！科倫比亞有何奇遇，能相告一二否？君謂賣文自給，此亦人生至無可如何之事。吾聞新大陸米珠薪桂，大不易居，望君早日赴法蘭西。往昔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類牛，不可不慎者也。如君謂不食牛肉牛乳，則麵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開之雜貨店，購頂上腐乳，紅色者購十元，白色者購十元，塗麵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朕。如君之逆旅主人，詢君是何物，君則曰紅者是赤玫瑰 Cheese；彼復詢白

書札集第二百五頁

者，君則曰白玫瑰 Cheese。此時逆旅主人，豈不搖頭不置，歎爲絕品耶？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吾室中有金陵所刻佛像，又有陳搏老祖所書‘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大字，又有達摩祖師畫像。明歲吾或能赴瑞士山中面壁，亦未可知。遲二日爲西曆度歲之時，念君遠適異國，猪油年糕，必不可得，爲淒然久之。君何時西歸？人事固多變，恐後此終無再見之日。縞衣人有信至否？或因通書，幸爲和尚問縞衣人起居。欲言不盡。寒凝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宣統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宋玉頓首頓首。

與鄧孟頌書

(甲寅十一月日本)

西園有破梅，爛石，十八世紀木屐，君豈憶念之乎？可憐余之廣東皮箱，都在滬上拍賣，甚至天方國之馬桶，亦被紅頭阿三拿去。余欲赴大食國一觀古跡。君居紐育城作麼生？恐爲癡心魔女所惑耳。如是我言。

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



---

書札集 第一百二十七頁

---

與鄭桐蓀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桐蓀亞子兩兄：——福履多豫，幸甚幸甚。吾患肺炎幾一月，昨日始來東京，寄食城外小廟。聞伯華先生尙居神田，但不知其地址。前聞桐兄赴美利堅國，阿傳赴雜港，然否？湘四秦箏阿崔諸人，何以不能安貧樂潛也？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蝨，放于地上；有侏儒亦于髮中麼出一蝨，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蝨自身上，色白，子之蝨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雖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寧，亞子豈知我愁歎耶？近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痴司牛油哉！牛乳不可多飲，西人性類牛，卽此故。吾病癒歸廣東。

---

書札集 第二百二十八頁

---

體中何如？善保元吉。

三月二十二日，

孝穆再拜。



與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輕輕愛出風頭，吾恐斯人終爲細腰餓死。紐蘭書至，言已由英之美，余勸渠歸來鄉國，毋爲異域之鬼。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紐蘭書法甚有進步，但字瘦如人耳。輕輕好罵，紐蘭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像煞有介事。歐洲大亂，呂宋煙餅干都貴，摩爾登糖果自不待言。鮑記室妄談國事，實是南京告化子耳。此處尙未換單衣，蘇州天氣何如，亦嘗至植園西園疎散否？不知所裁。

與柳亞子書

(乙卯三月日本)

吾日吸鴉片少許，病亦略減，醫者默許余將此法治病矣。伯順同阿二昨日趁法蘭西公司船返國。計余在此，尚有兩月返粵；又恐不能騎驢子過蘇州觀前食紫芝齋粽子糖，思之愁歎。阿崔欲來游學，吾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

三月二十七日。

與邵元冲書

(乙卯四月日本)

闊別清顏，忽然已久。得三月二十一日手示，省覽週環，慰同促膝。牧之體中何如？阿崔秦箏麗娟，都不聞動定，何也？萊村前月生一女，可告小鳳。鄧方伯妄談國事，譬如牧豬奴折梅花打其豬，吾又何從加一辭也？吾將潘娘小影，奉還方伯耳。老大房之酥糖，蘇州觀前紫芝齋之粽子糖，君所知也。劫灰先生風頭甚健，唔時爲我問湘老四素貞蔚雲諸人近况，幸甚。吾右手已瘰多時，能登箱根山，唯下山坐皮篷馬車，遠不如龍飛。老賽尙寓富春里否？

與邵元冲書

(乙卯四月日本)

小鳳小杜麗娟，都不與我一言，豈像煞有介事耶？君便中購摩爾登糖四瓶，外國火腿一隻，爲我代送至小花園，可否？君何不携老三來游箱根？輕輕嫁一富人，自云不得志也。此處有酒能賒，無油可措，君將何以教我？

與邵元冲書

(乙卯四月日本)

吾病兩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散里哆扶斯病，勸余每日吸鴉片三分；他日君來，索我于枯魚之肆矣！方伯仍不見來。麗娟秦箏作麼生，何珊珊其來遲也？小鳳多福，甚慰。

弘頓首頓首。

書札集第百三十四頁

與邵元冲書

(乙卯四月日本)

摩爾登糖二百三十七粒，夾沙酥糖十合，紅豆酥糖十合，敬領拜謝。聞有維揚之行，然則何日來湖上？不慧患腦流之疾，何日可愈，不能知也。肅問玄中子好。

樂弘頓首頓首。



與柳亞子書

(乙卯五月日本)

得手教，省覽周環，惠同促膝。君遊武林，想此時返紅梨矣。伏維起居清豫，欣慰良深。爰以旬疾未癒，還國之期，仍未定也。桐蓀教授秣陵，體中何如？吾何時不思念之？振生近日有書至不？吾近爲人譯書二種，如病不爲累，秋候過已，當赴瑞士作酒徒耳。孫大返北京，有書仍由平津轉交。此覆敬叩儷祉。

五月初八日，

爰弘白。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農先生：——來示過譽，誠惶誠恐。所記固屬子虛，望先生不必問也。雜誌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即日賜寄一分，因仲子北行，無由索閱。尊撰靈秀罕儔，令人神往。不慧正如圖騰社會中人，無足為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異日先生如見之，亦不必問也。‘達吐’似嘗見諸梵語雜名，此書未携歸，因不能遽答。西域術語，或神秘之名，即查泰西字書，不啻求馬於唐市。嘗見先生記拜輪事，甚盛甚盛。不慧曾見一書，名 With Byron in Italy，記拜輪事最為詳細，未知滬上書坊有之否耳？先生明春來游，甚佳。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

---

書札集 第三百三十七頁

---

閉門吸呂宋烟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檻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囟囟此覆，敬叩撰安。

曇鸞再拜。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惠寄雜誌，甚感。拜輪記得細讀一通，知吾公亦多情人也。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神經紛亂，只好垂綸湖畔；甚望吾公能早來也。朗生兄時相聚首否？彼亦纏綿悱惻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雪加當足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滬之期。暇時寄我數言，以慰岑寂。

古曆十一月二十三日，

玄瑛頓首頓首。

近見杭人未央瓦句云：‘猶是阿房三月泥，燒作未央千片瓦’，奇矣。有新製望寄一二。

與劉半農書

(丙辰十一月杭州)

半公足下：——來示敬悉，Christmas Card 亦拜領，感謝無量。拜輪學會之事，如藉大雅倡之，不慧欣歡頂禮，難爲譬說矣。日來湖上頗暖，不慧忽患腦流之疾，日唯靜臥。返滬仍未有期。仲子亦久無書至，正思念之。此間有馬處士一浮，其人無書不讀，不慧曾兩次相見，談論娓娓，令人忘饑也。如學會果成，不慧當請處士有所贊助，寧非盛事？率爾奉覆，敬問著安。

玄瑛再拜。

---

書札集第百四十頁

---

興柳亞子書

(丁巳二月上海)

自武林來江上，接手示，知玉體無恙，幸甚幸甚。又二月末或仍居此，俟台從離滬，或可同游梨里。桐兄何日來滬，君知其消息否？囑此覆，亞子道安。

元瑛再拜。

唔真長云：足下髮白如七十許人，然耶否耶？

與柳亞子書

(丁巳二月日本)

亞子足下：——湖上接手教，以亂世流離，未能裁答，想亞子必有以諒我也。今東行省親，未知何日與亞子相見，思之憮然。去歲走訪桐兄，其同寓謂桐兄歸鄉，亦不得一晤。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到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游箱根。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與亞子別十餘年，回憶前塵，恍如隔世。聞無忌公子竿頭日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約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祇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尚復有在陳之歎，故未如願，惜哉！

---

書札集第四百十二頁

---

林惠連自長崎舟中發。





與柳亞子書

(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亞子足下：——病臥半載，未克修候，歉仄何似？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六七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聞足下見賜醫費三十金，寄交楚儉，但至今日，仍未見交來，不知何故也。何日過滬？甚望與足下一握手也。佩宜大家無恙否？無忌公子亦無恙否？

古曆二月初三日，

元瑛伏枕拜白。

與柳亞子書

(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亞兄足下：——讀手示，敬悉一切。台從春間不果來滬，爲之悵然。尊款託友人往催，前日始交友人帶來矣，感激無量。賤恙仍日臥呻吟，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須待夏日方能癒，亦只好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約，赴紅梨一探賸蹟耳。佩君均此道候。

元瑛拜覆。

曼殊的書札，在南社叢刻發表過的，共二十九首。燕子龕殘稿刪去七首，剩二十二首。燕子山僧集全抄殘稿。我們現在所輯錄的，除南社叢刻二十九首完全編入外，另從曼殊手札墨蹟，補得三十五首，共六十四首。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者記。

我們把曼殊書札集編好以後，又從劉三先生處發現得四十三首，爲悉數補入，連前共有一百〇七首了。一九二七年八月編者續記。



## 後記

在校刊的時候，從劉三先生處得見大師遺札數十通，因而增加了許多新的發現。這些新發現中，最緊要的是曼殊著梵文典及拜輪詩選，教授砥垣精舍及陸軍小學的年代，與曼殊年表及新傳上不同。依遺札中的考證，其結論如下：

1. 教授陸軍小學應在一九〇五年（乙巳），年表作一九〇六年（丙午）誤。
2. 梵文典成於一九〇七年（丁未），年表作一九〇三年（癸卯）誤。
3. 文學因緣出板在一九〇八年（戊申），成書或亦在是歲，年表作一九〇六年（丙午）成書，一九〇七年（丁未）出板誤。

---

## 後記第二頁

---

4. 教授砥垣精舍在一九〇八年（戊申），年表作一九〇五年（乙巳）誤。
5. 拜輪詩選成於一九〇九年（己酉），出板亦在是歲，年表作一九〇六年（丙午）成書，一九〇八年（戊申）出板誤。
6. 爲梵學會譯師在一九〇九年（己酉），年表作一九〇七年（丁未）誤。

這些十九可靠；可信爲事實，因此除牽動年表新傳外，其他詩文作品排列的先後亦應稍有更動。惟此冊排印已竣大半，不及更改，僅于書札集內插入此數十通遺札，爲排定正確的年月，並附記于後。

至於我們在年表新傳中的謬處，是根據飛錫潮音跋上梵文典的時代，以及曼殊拜輪詩選序的紀年，初板的年月，而不知此乃曼殊有意或無意中弄的玄虛。

編者記。







---

詩集補遺第一頁

---

集義山句懷金鳳

收將鳳紙寫相思

莫道人間總不知

盡日傷心人不見

莫愁還自有愁時



---

書札集補遺第一頁

---

與劉三書

(丙午七月蕪湖)

劉三我兄足下：——申江別後，弟即偕仲甫東遊，至處暑後始抵皖江。過滬時因小疾未盡脫體，不克趨叩高齋，細譚離緒，不能使人無怫鬱也。正在懷思，而達權來，詢知故人無恙，差慰下懷。弟日來寂處小樓，不覺秋聲半樹，忽忽韶光，迄無成就，清夜撫心，殊堪自慚，吾兄其何以教我耶？邇聞葉君清漪亦在南京師範傳習所，常相見否？晤時乞道念。太炎先生現寓東京新宿，兄處常通信息否？少甫兄同住山頂，體弱異常，日以頽頽。此間學堂俱已開學，但須待來月方可上課也。海航兄起居入秋彌健否？弟甚欲過寧，與諸公譚別後事，以他緣行不得也哥哥。深望

---

書札集補遺第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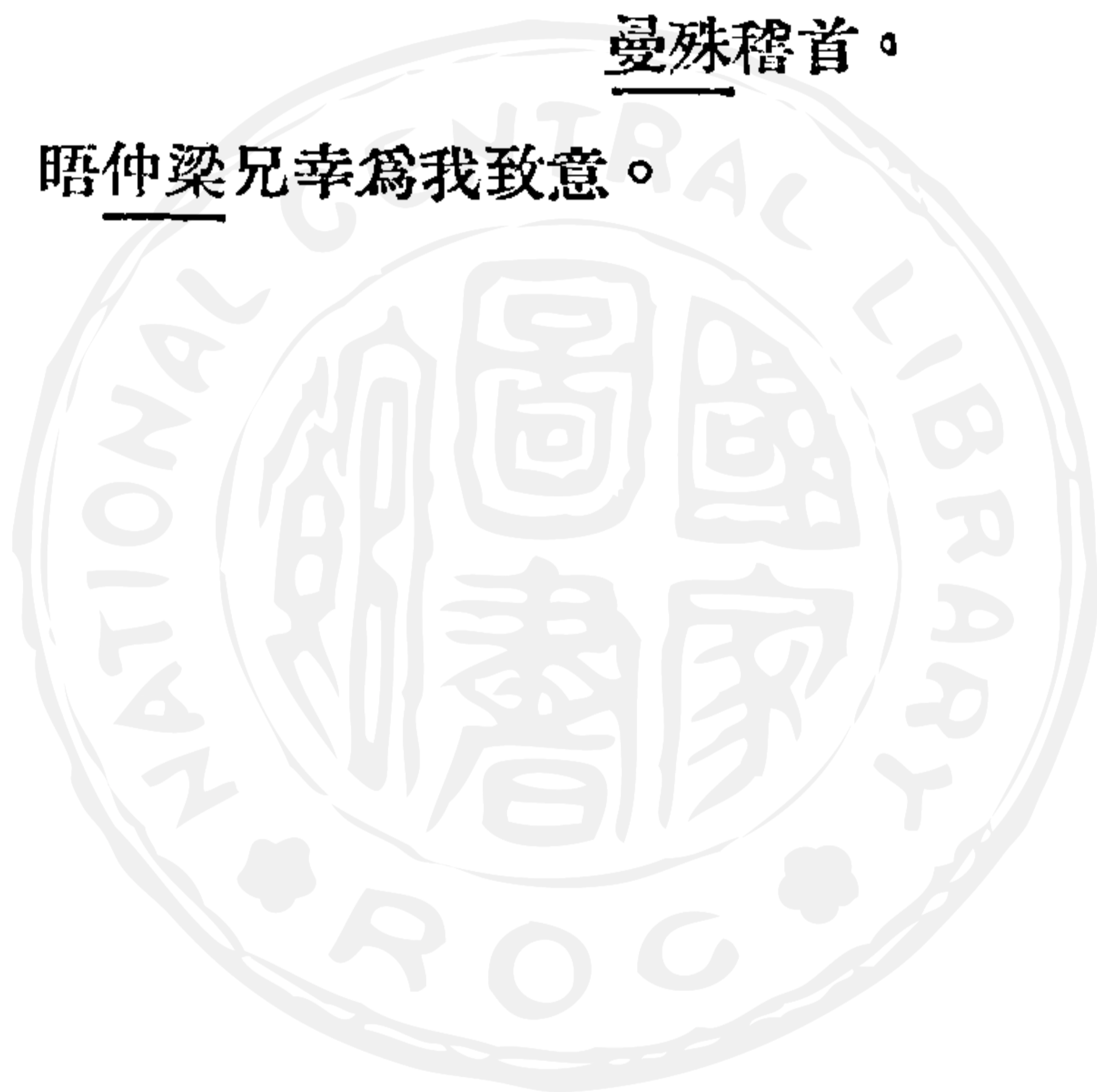
---

我兄與海航哥于中秋節來此晤譚數日，以抒積悃。餘非書所能究。

七月念五日，

曼殊稽首。

晤仲梁兄幸爲我致意。



---

書札集補遺第三頁

---

與劉三書

(丙午九月杭州)

劉三長者台下：——會少離多，曷勝海燕風萍之感。曼前月過滬，小住數日。至月之初四，停棹西湖，盈眸寂樂。杭中諸公，力留曼于佛教公所。曼恐爽留雲之約，故未允之。日間當返申，如可償留雲此願，則蒲團上具有華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餘無可言。西風滿天，伏維珍攝，以慰此葭蒼露白之思也。青漪海航兩公均好。

九月六日，

曼殊拜。

賜教乞寄上海四馬路時報館包朗生轉交。

達權兄都不聞動靜，或因通書，幸爲我道

---

書札集補遺第四頁

---

念。



與劉三書

(丁未六月日本)

季平我哥足下：——達侍忽半年，每欲奉書，不知足下僑居何方，以是中止，望足下恕我也。納昨冬自蕪至滬，月餘過西湖，少住數日回申，聞申叔謂曾會足下。爾時納正欲覓足下一叙積愆，適因南事，須往溫州一行，担擱旬餘，始得回申，而足下已回府矣。斯時納在申貧乏已極，幸於達權兄處借來四十元，方得度此殘冬。嗣於元旦日同少甫，少甫夫人航海而東，今住東京，已閱五月，日間捨學梵文學畫外無他事。第不得足下近况，殊耿耿耳。暇時乞作書示我，以證前緣。納今後決意與太炎先生同謁梵士，但行期現尚不能定。申叔亦未定回國之期。足下

---

書札集補遺第六頁

---

今後行蹤，務望示明。達權海航兩公，近在何處？或因通書，乞代爲致意。他日回國，必期與故人傾倒耳。餘未細陳，容當續呈。肅此敬叩清安。

西曆六月廿八日，

曼拜。

惠書望寄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  
報社曼收可也。



---

書札集補遺第七頁

---

與劉三書

(丁未十一月上海)

劉三足下：——前日奉寄一櫛，書三冊，妥收未？曼今夕東行，約下月再來。晦公亦定月杪南還。公何日返申？比來清閒否？倚裝匆匆，未盡欲言。涸寒珍攝爲慰。

初六晨，

曼拜。

石公無恙否？幸致意。

---

書札集補遺第八頁

---

與劉三書

(戊申二月日本)

前上兩書，均託鄧公轉交閣下，已收到否？曼現一無所事，如九月尙留此，當進真宗大學。閣下如暇，慰我一書，幸甚。餘容續陳，此問動定。

附奉日文雜誌兩冊，乞查收。

曼殊拜。

與劉三書

(戊申八月上海)

錕三侍者：——人皆謂公赴吉林，無由問訊，詩人邊外，亦意中事。比自日本歸，方知公尚在武林，喜可知也。瑛是役欲南還故鄉，少住羅浮，然後西入印度。舟經滬上，忽得痢疾，南行終未果。寄去文學因緣一冊，乞叱正之。公前有摺扇，仍在東京，待末底居士書就，瑛當謹承命耳。末底無畏，同心離居，言之有餘恫焉。公意來申否？思心彌結矣。

瑛拜。

瑛現住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六號，賜教乞寄枚公或少屏轉交，幸甚。

---

書札集補遺第十頁

---

與劉三書

(戊申十二月上海)

錙三侍者：——前到滬時上一榻，尙未收到耶？申公伉儷，今日歸家，數日即來。納亦束裝東歸。昨聞兄日內抵滬，竟不獲一握手，豈不憾事？納此後亦不赴寧。餘容續陳。兄如賜教，乞寄至東京神田猿樂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壽館陳仲轉交元瑛。

十一晨，

納元瑛頂禮。

---

書札集補遺第十一頁

---

與劉三書

(壬子三月上海)

錕三足下：——前在西湖，約思淵昆貴同叩高齋。思淵連日都無消息。仲哥亦渴欲與兄一晤，苦不識路。未知吾兄日內能來此一游否？不慧東渡之期，當在破夏也。囟囟此叩儂社。

三月六日，

不慧曼殊拜。

---

書札集補遺第十二頁

---

與劉三書

(壬子四月上海)

鈕三伉儷侍者：——星期六又須東渡，前約竟不能如願，奈何？比來女郎索畫過多，不得已定下新例，每畫一幅，須以本身小影酬勞。男子即一概謝絕，吾公得毋謂我狂乎？秋末歸來，再當奉叩。此請雙安。

二十一日，

曼拜。

書札集補遺第十三頁

與劉三書

(甲寅正月日本)

行止未定，賜教勿寄東京石井。一俟至西京，再當函達。春晴淑景，想劉三村居正樂，甚慰。海棠哲子尚在滬否？鶴雛久別，未聞動定，未知尊處時通訊否？賤恙漸瘥，日編英文書籍十數頁。擬陰曆四月底來滬一行，結習未忘，不能不思海上俊侶耳。

正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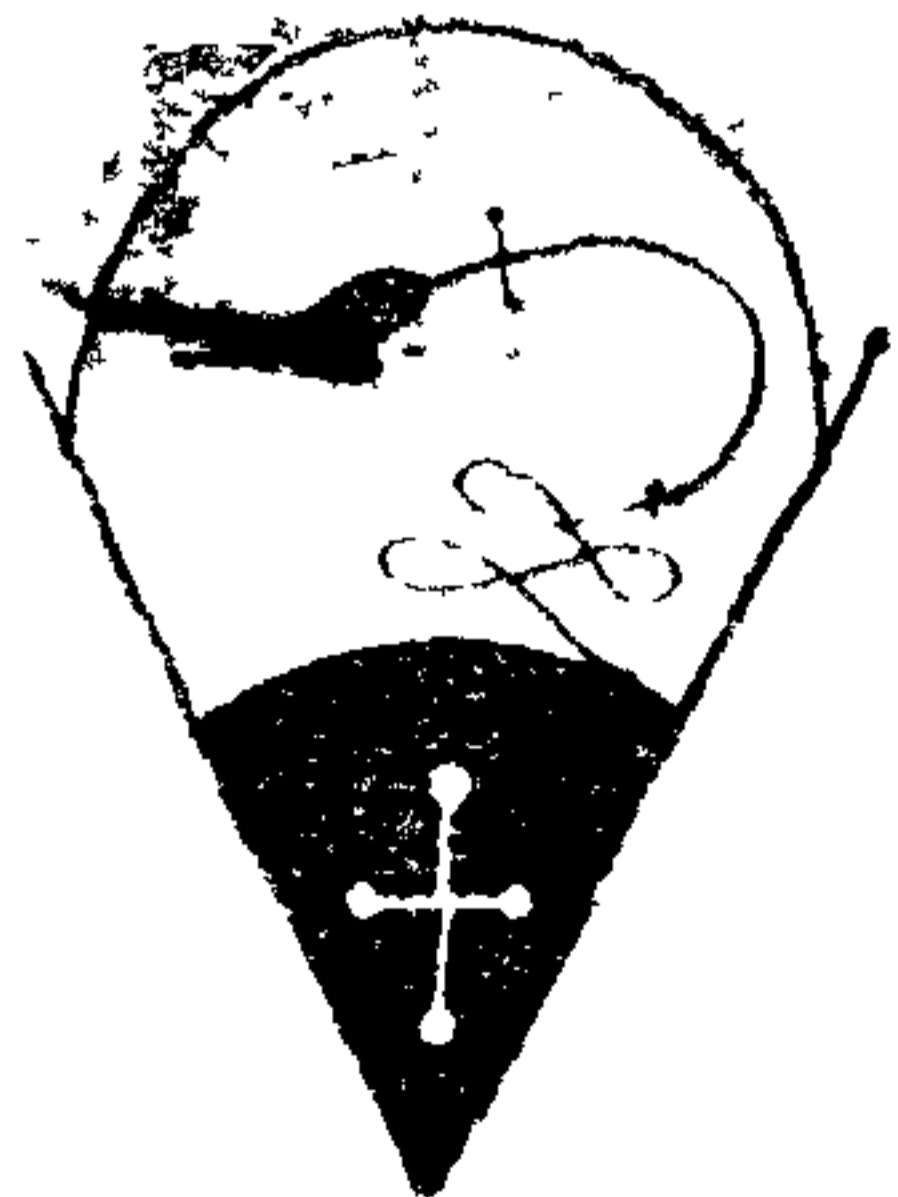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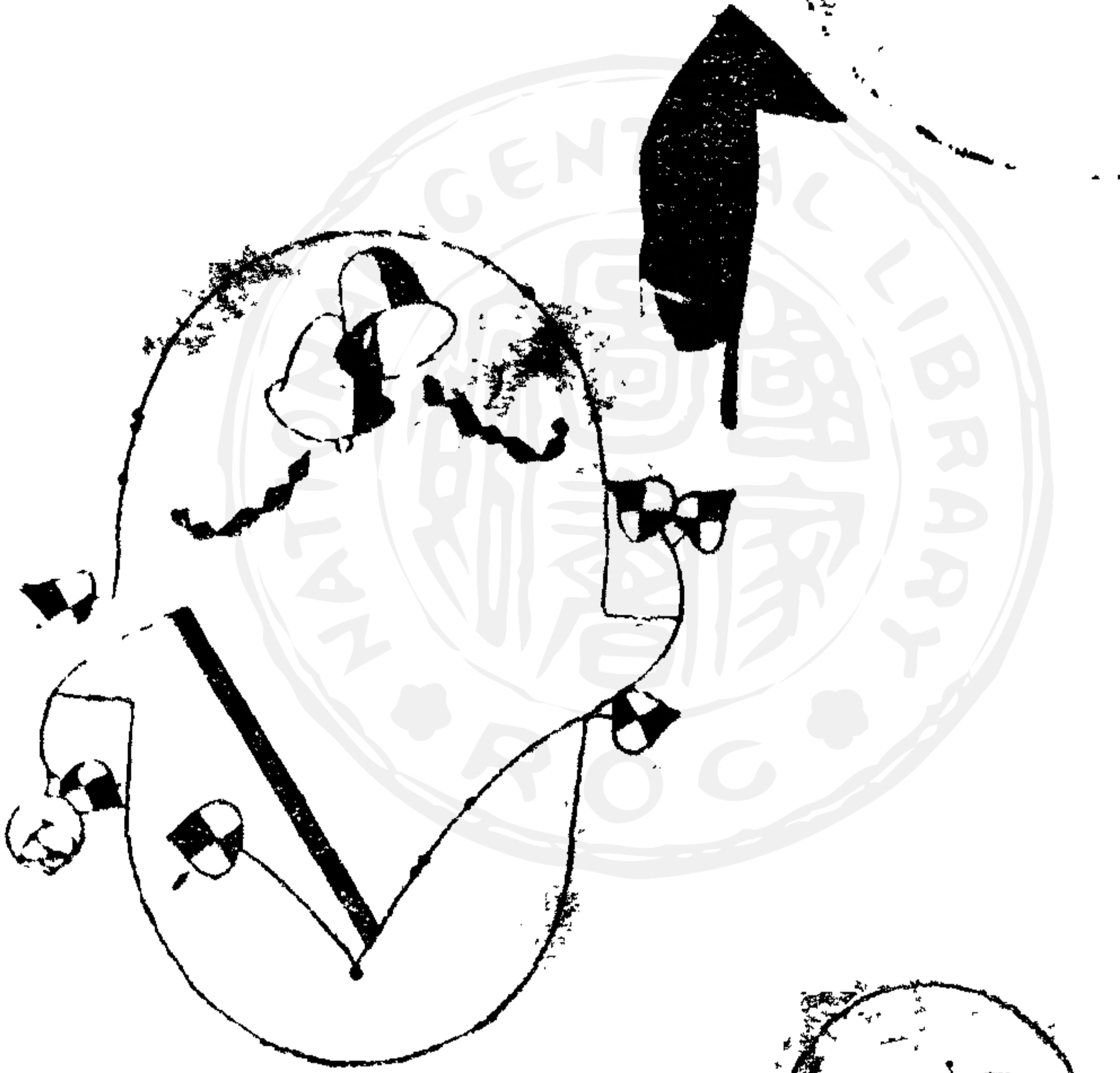
玄瑛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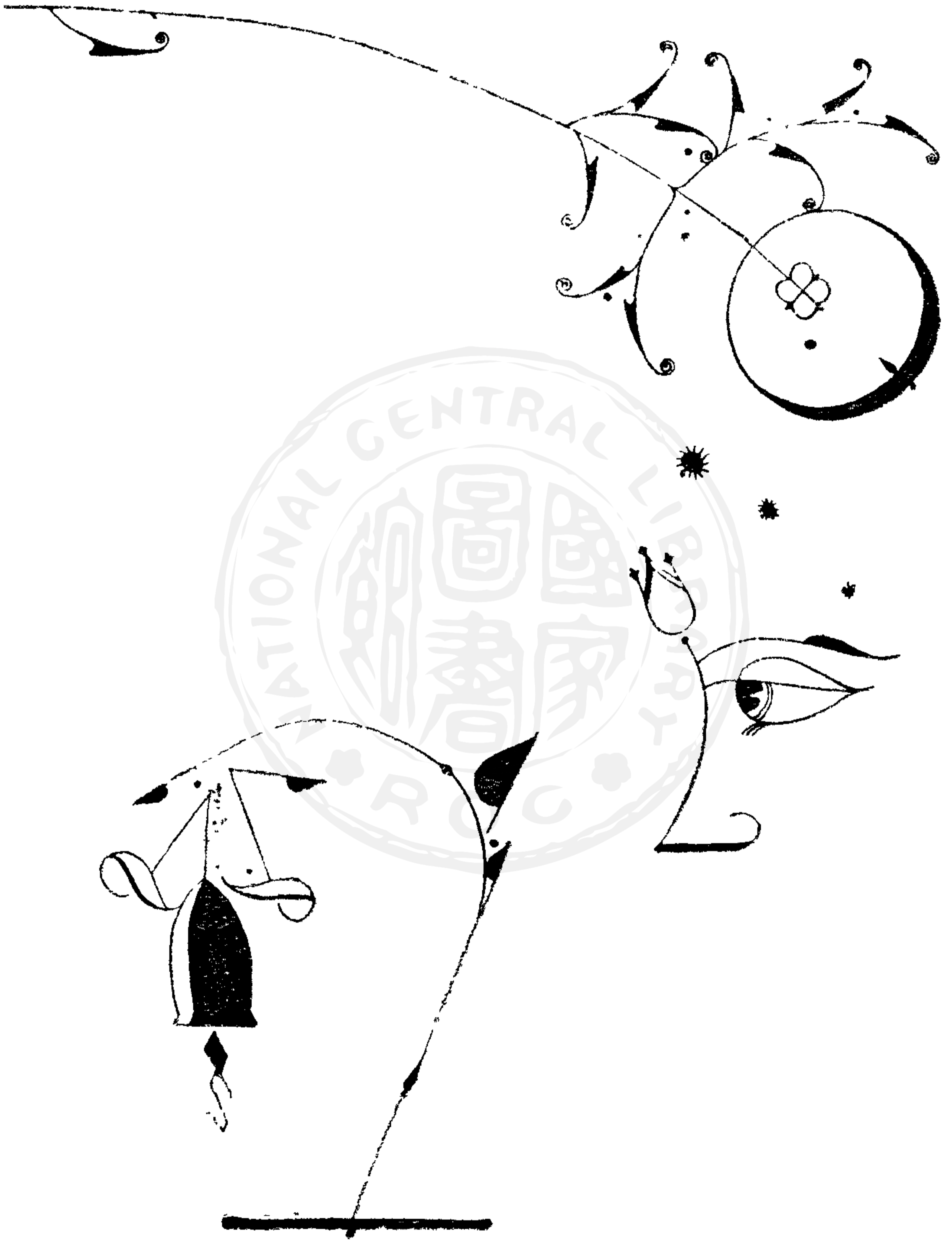
靈素夫人無恙。













W 7 2  
7